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歸田瑣記
清 梁章鉅撰
下

進步書局校印

卷之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歸田瑣記卷五

清 福州梁章鉅撰

鼈拜

山中故人往來。每喜詢朝中故實。以擴聞見。或問何為布庫之戲。余謂布庫。是國語。譯語則謂之撩脚。選十餘歲健童。徒手相搏。而專賭脚力勝敗。以仆地為定。康熙初。用此收鼈拜。故至今宮中年節宴。必習演之。或問鼈拜為何人。曰。國初勳舊。無不知有鼈拜者。迨後罪狀昭著。而列聖猶曲加軫念。疊沛恩施。恭讀乾隆四十五年諭曰。朕恭閱實錄。見鼈拜以從征屢立戰功。歷封公爵。聖祖仁皇帝嗣統。與內大臣蘇克薩哈等。為輔政大臣。並加太師。是時皇祖冲齡踐祚。鼈拜受事以後。即專權自恣。擅作威福。因與內大臣費揚古有隙。坐伊子倭赫。並侍衛西住折克圖。覺羅薩爾弼等。以擅乘御馬。及取御用弓矢射鹿罪。俱棄市。並坐費揚古怨望。亦棄市。並殺其子尼侃薩哈。連籍其家。以與其弟穆里瑪。又蘇克薩哈。係鼈拜姻婭。亦以論事齟齬。積而成讎。因蘇克薩哈籍。隸正白旗。鼈拜欲以薊州遵化遷安諸屯。莊改撥鑲黃旗。而別圈民地給正白旗。詔遣大學士管戶部尚書蘇納海。與直隸

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丈量酌易。經朱昌祚等勘明。奏請停止圈換。釐拜即坐蘇納海以撥地遲誤。昌祚等以紛更妄奏。悉建治棄市。且以蘇納海族人英俄爾岱為睿親王私黨。令部臣盡削世職。以洩其忿。並以蘇克薩哈疏稱往守陵寢。得以生全之語。即誣坐以懷抱奸詐。存蓄異心。二十四大罪。應予磔死。皇祖鑒其誣。堅不允所請。釐拜攘臂強奏累日。竟予絞決。並誅其族屬。又入對時。輒請申奏言官。不得上書陳奏。時有竊釐拜馬者。即捕斬之。並殺御馬羣特長。皇祖以釐拜黨權不法。怙惡弗悛。用行政專恣。妄為文武百官。欲盡出伊門下。與穆里瑪等結成黨羽。凡事在家定議。然後施行。倚仗凶惡。毀棄國典。特降諭旨。嚴拿勘審。並親加鞫問。情罪俱實。諸王大臣擬請正法。皇祖念其効力年久。不忍加誅。從寬革職籍沒。同其子那摩佛。一並拘禁。迨伊死後。仍念其舊勳。追賜一等男。皇考世宗憲皇帝御極後。賜釐拜祭葬。復一等公。世襲罔替。是釐拜一身之功罪。載在冊籍。昭然不爽。朕惟大臣為國宣勤。功銘鐘鼎。尤當深自斂抑。律已奉公。以保全終始。況以輔臣躬承顧命。翊贊機務。更宜小心謹慎。不可稍涉縱恣。乃釐拜當日自恃政柄在握。輒敢擅權散法。邀結黨羽。殘害大臣。罪蹟多端。難以枚舉。若非聖祖英明剛斷。立予拿究。

漸將跋扈難馴。政事亦不可問。至圈地一案。相持不決。百姓環訴失業。幾至釀成大
事。皇祖不即加誅。僅予褫奪。仍給男爵。已屬格外之仁。至皇考復選公爵時。因
念鼇拜舊勞。伊孫達福才具。又尚可用。是以仍予施恩。蓋于鼇拜擅權縱恣。固所熟
聞。至其不法。疑蹟如實錄所載。累累若此。未必一一臚悉也。今朕備稽事實。蹟狀
顯然。若不覈其功罪。明示創懲。在鼇拜一家之僥倖。所關猶小。而後之秉鈞執政者。
無復知所顧忌。將何以肅綱紀而杜僉邪乎。所有現襲鼇拜公爵之德生本身。既無
過犯。且令承襲。俟出缺時。即行停襲公爵。仍照皇祖所降諭旨。給予一等男爵。世
襲罔替。已足以示國家法外施恩。舊勳之意矣。謹按康熙之元。上甫八齡。鼇拜
正當國恃其勞績。肆行無忌。上早洞悉其奸。在內日。選小內監。令之習布庫。以為
戲。鼇拜或入奏事。並不之避。且以朝廷弱而好弄。心益恬然。無所顧忌。一日入內。
忽為習布庫者所擒。十數小兒立執鼇拜。付外廷。遂伏誅。以勢燄熏灼之權奸。乃執
於十數小兒之手。如此除之行所無事。非神武天授。其孰能與于斯。

噶禮

舊聞吾聞趙二令太史晉典試江南。以關節破案。實與總督噶禮朋比為奸。又蘇撫

張清恪公伯行。因此事與噶禮互揭罪幾不測。惜未詳其顛末。後詢之史館諸公。始筆記之云。噶禮由廕生。歷官吏部郎中。康熙三十五年。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至克魯倫河。噶禮隨左都御史于成龍督運第一起兵糧。叙功升盛京戶部理事官。不三年。遂授山西巡撫。噶禮曾以霍州牧李紹祖保題潞安守。及紹祖使酒自刎。匿不以奏。吏議革噶禮職奉旨留任。御史劉若鼐疏劾噶禮貪婪無厭。虐吏害民。計贓數十萬兩。知府趙鳳詔為噶禮心腹。專用酷刑。以濟貪窶。下噶禮回奏。得辯釋。平遙民郭明奇等。以噶禮縱庇貪婪。知縣王綬赴巡城御史呈控事。聞且列欵入奏。一通省錢糧。每兩索火耗銀二錢。除分補大同諸處虧帑外。入己銀共四十餘萬兩。一捐修祠宇。用印簿分給通省。勒捐入己。一縱令汾州同知馬遴婪贓分潤。一令家伶赴平陽汾州潞安三府。勒取富民餽送銀兩。一因詞訟索臨汾介休富戶亢時鼎梁湄銀兩。一納知縣杜連登賄。許調缺。及連登以貪婪被揭。復曲加庇護。一隱匿平定州電傷不報。請究贓治罪。又下噶禮回奏。亦以無左證。獲免。旋內遷戶部左侍郎。復外擢江南江西總督。歷疏劾罷江蘇巡撫于準。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漢。督糧道賈朴。知府陳鵬年等。及張清恪公撫江蘇。以事蹟忤噶禮。至是公發辛卯科。

場不公事。正考官副都御史左必蕃亦檢舉知縣王曰俞方名所薦之吳泌程光奎二名。平日不通文理。上命尚書張鵬、翮赴揚州會審。張與噶互相疏劾。上復命張鵬、翮會同總漕赫壽查審覆奏。噶禮免議。張伯行革職贖徒。上切責張鵬、翮等掩飾和解。瞻徇定擬。遣尚書穆和倫前往覆讞。仍如所擬定議。得旨。噶禮屢次具摺參張伯行。朕以張伯行操守為天下第一。斷不可參。手批不准之諭旨。現在此所議是非顛倒。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復。諭九卿等曰。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則江南地方必受其賸削一干矣。即如陳鵬年稍有聲譽。噶禮久欲害之。曾將其虎邱詩二首。奏稱內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無干礙。又曾參中將軍副李麟。騎射俱劣。李麟在口內迎駕。朕試彼騎射俱好。朕于是時已心疑噶禮矣。互參一案。初次遣官往審。為噶禮所制。不能審出。及再遣大臣往審。與前無異。爾等諸臣能皆體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無所疑懼。則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尋九卿等議。二人並任封疆。互相訐參。有玷大臣之職。均應革任。上命張伯行留任。噶禮革職。於是天下快之。未幾。噶禮之母叩閭。稱噶禮與弟色勒奇子幹都置毒食物中。謀害伊命。噶禮妻以別戶子幹泰為己子。縱令糾眾毀屋。噶禮攜資財與妻子移居河西務。奸詐凶

惡請正典刑。下刑部鞫訊得實。擬將噶禮凌遲處死。妻論絞。色勒奇幹都並斬。幹泰發黑龍江家產入官。得旨。噶禮令自盡。妻亦從死。餘悉如部議。

隆科多

仁廟升遐之日。大臣承顧命者。惟隆科多一人。是以憲廟恩遇極隆。親政之初。諭隆科多應稱呼舅舅。嗣後啟奏處。皆書寫舅舅。隆科多謹按隆科多為孝懿仁皇后父。佟國維之子。襲公爵。官吏部尚書。加大保。後以四十一款重罪。應誅。雍正五年獄成。奉旨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造屋三間。禁錮。死於禁所。獄詞載隆科多私鈔。玉牒收藏在家。大不敬之罪一。將聖祖仁皇帝御書貼在廂房。視為玩具。大不敬之罪二。妄擬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大不敬之罪三。盛京兵部主事瑪岱之事。屢奉聖諭。隆科多明知干犯。復行妄奏。大不敬之罪四。皇上賞銀三千兩。令修理公主墳墓。隆科多遲至三年。竟不修理。大不敬之罪五。仁廟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御前。乃詭稱曾帶匕首。以防不測。欺罔之罪一。狂言妄奏。提督之權甚大。一呼可聚二萬兵。欺罔之罪二。時當太平盛世。臣民戴德守分安居。而隆科多作有刺客之狀。故將壇廟桌下搜查。欺罔之罪三。妄奏被

劾知縣關隴原係好官。欺罔之罪四。皇上謁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紊亂朝政之罪一。妄奏調取年羹堯來。亦必生事端。紊亂朝政之罪二。妄奏舉國之人。俱不可信。紊亂朝政之罪三。交結阿靈阿。揆叙。邀結人心。姦黨之罪一。保奏大逆之查嗣庭。姦黨之罪二。徇庇傅鼐。沈竹戴。鐸巴海。不行查參。姦黨之罪三。比暉伊門。下行走之蔡起俊。姦黨之罪四。徇庇阿錫鼐。法敏。將倉場所奏。浥爛倉米。著落歷年監督分賠之案。巧為袒護。其奏。姦黨之罪五。曲庇菩薩保。囑托佛格。免參。姦黨之罪六。任吏部尚書時。所辦銓選官員。皆自稱為。佟選。不法之罪一。縱容家人。勒索財物。包攬招搖。肆行無忌。不法之罪二。徇庇提督衙門。筆帖式。詹泰。囑託原任吏部侍郎。勒什布。改換成例。不法之罪三。發遣安西人犯。應給口糧。並亦金等處。應裁應補兵丁之處。故行推諉。欲以貽誤公事。不法之罪四。因係佟姓。捏造。惟有人冬耐歲寒之語。向人誇示。以為姓應圖讖。不法之罪五。自知身犯重罪。將私取金銀。豫行寄藏。菩薩保家。不法之罪六。挾勢用強。恐嚇內外人等。不法之罪七。索詐安圖銀三十八萬兩。貪婪之罪一。收受趙世顯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二。收受滿保金三百兩。貪婪之罪三。收受蘇克濟銀三萬六千餘兩。貪婪之罪四。收受甘國璧金五百兩。銀一千兩。貪婪之罪

五收受程光珠銀五千兩。貪婪之罪六。收受六格猫睛映紅寶石。貪婪之罪七。收受姚讓銀五百兩。貪婪之罪八。收受張其仁銀一千兩。貪婪之罪九。收受王廷揚銀二萬兩。貪婪之罪十。收受吳存禮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十一。收受鄂海銀一千五百兩。貪婪之罪十二。收受佟國勳銀二千四百兩。貪婪之罪十三。收受佟世祿銀二千兩。貪婪之罪十四。收受李樹德銀二萬一千四百餘兩。貪婪之罪十五。收受菩薩保銀五千兩。貪婪之罪十六。以上罪案昭著。隆科多應斬立法。妻子入辛者庫。財產入官。疏入。邀寬典。我朝之恩禮故舊。仁至義盡。蓋史冊所未聞也。

年羹堯

隆科多因議年羹堯罪狀。徇庇不協。坐削去太保。革去尚書。按年羹堯父遐齡。湖北巡撫。羹堯以康熙三十九年。翰林出身。歷充四川廣東試差。不十年。擢為四川巡撫。西藏軍興。請親赴松潘協理軍務。以功晉四川總督。旋授定西將軍。西藏平。入覲。賜弓矢。授四川陝西總督。封三等公。加太保。青海軍興。授撫遠大將軍。督奮威將軍岳鍾琪進剿。凡百有五日。而青海平。進一等公。加太傅。父遐齡如其爵。長子斌給子爵。入覲。賜雙眼花翎。四圍補服。黃帶紫纓。值莊浪番賊滋擾。又率岳鍾琪剿平之。

叙功。次子富。給男爵。時四川巡撫蔡珽被羹堯劾。入京。得召見。因陳羹堯貪殘諸
款。又羹堯嘗薦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可大用。期恒入覲。以奏對荒謬。革職。時劾羹
堯者紛起。諭曰。年羹堯曾妄舉胡期恒。妄劾金南瑛等。又遣官弁築城南坪。不惜
番民。致驚惶滋事。反以降番復叛。巧飾具奏。又青海蒙古饑饉。匿不上聞。年羹堯從
前不至於此。或自恃己功。故為怠玩。或誅戮太過。致此昏瞶。豈可仍居總督之任。念
其尚能操演兵丁。可補授杭州將軍。嗣山西巡撫劾羹堯私佔鹽窩。擅用正課。西安
巡撫亦劾羹堯藉口捕治鹽梟。率兵夜圍邵陽民堡。致死多人。並下部議罪。羹堯行
至儀徵。逗留不前。回奏又多狡飾。部臣請逮問。又合詞奏羹堯罪狀。疊疊請正典刑。
並議盡革世職。得旨。令將軍督撫提鎮各抒己見入奏。旋據各省次第舉發。復奏
請速加誅戮。章下所司。時已逮羹堯來京。嚴鞫。議政大臣三法司九卿等奏。言羹堯
罪蹟昭彰。彈章交至。其大逆之罪五。一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為不軌。一奏繳硃
批諭旨。故匿原摺。詐稱燬破。傲寫進呈。一見浙人汪景祺西征隨筆詩詞譏訕。及所
作功臣不可為論。語多狂悖。不行劾奏。一家藏鎖子甲二十八。箭鏃四千。又私貯鉛子。
皆軍需禁物。一偽造圖讖妖言。其欺罔之罪九。一擅調兵捕邵陽鹽梟。致死良民八百

餘奉旨查詢始奏並無傷損後乃奏止傷六人。一南坪築城官弁騷擾番民不即劾奏。一詭劾都統武格等鎮海堡失律。一西安解任時私囑咸寧令朱炯賄奸民保留。一縱令劉以堂詐冒已故保題武功令趙勳名姓赴任知而不奏。一將幕友張泰基等冒入軍功共十八案。一家人魏之耀家產數十萬金羹堯妄奏毫無受賄。一西寧効力者實止六十二員冊報一百九員。一退役王治奇冒軍功得授州判其僭越之罪十六。一出門黃土填道官員補服淨街。一驗看武官用綠頭牌引見。一設座當會府。龍牌正座。一穿用四衩衣服鶯黃佩刀荷囊。一擅用黃袱。一官員餽送曰恭進。一縱子穿四圍龍補服。一與屬員物件。令北面叩頭。一令總督李維均巡撫范時捷跪道迎送。一令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駙阿寶下跪。一行文督撫書官書名。一進京沿途填道疊橋市肆俱令閉戶。一館舍牆壁彩畫四爪龍。一轅門鼓廳畫龍鼓吹樂人蟒服。一私造大將軍令箭將頒發令箭燬壞。一賞賚動至千萬提鎮叩頭謝恩。其狂悖之罪十三。一兩次恩詔到陝並不宣讀張掛。一奏摺不穿公服拜送祇於私室啟發。一不許同城巡撫放礮。一勒取蒙古貝勒七信之女為妾。一以侍衛前引後隨執鞭墜鐙。一大將軍印不肯交出。一妄稱大將軍行事俱循俗例。一縱容家僕魏

之耀等朝服蟒衣與司道提鎮官同坐一違旨逗留儀徵一勒令川北總兵王允吉以老病乞休一要結邪黨沈竹戴鐸等懷欺惑眾一袒庇私人馬德仁阻回甘撫石文焯參劾奏疏一本內引用朝乾夕惕故作夕惕朝乾其專擅之罪六一建築郃陽城堡不行題請擅發銀兩一委侍衛李峻等署理守備奉旨飭駁仍不即行調回一擅用私票行鹽一諭停捐俸仍令照舊公捐一捕獲私鹽擅行銷案一守備何天寵患病不照例填注軍政又囑直督李維均勒清苑令陸家接受前任王久猷虧項其忌刻之罪六一凌虐現任職官縱任私人奪缺一軍前官兵支糧實冊不先咨晉撫諾岷欲令遲誤致罪一尚書綽奇自軍營商辦糧餉清字支文不交新任總督岳鍾琪欲令違誤軍需一捏參夔州知府程如絲販賣私鹽殺傷多人一欲令李維鈞為巡撫屈陷原任巡撫趙之垣一遏抑中書阿炳安等軍功其殘忍之罪四一郃陽鹽梟案內故勘良民無辜馮猪頭至死一鎖禁筆帖式戴蘇一劾金南瑛等七員急欲出缺與私人一不善安輯蒙古台吉濟克濟扎卜等致困苦失所其貪黷之罪十八一收受題補官員銀四十餘萬兩一勒索捐納人員銀二十四萬兩一趙之垣罷職發往軍營羹堯勒餽金珠等物價值二十餘萬兩一受樂戶寶榮銀兩一收

受宋師曾玉器及銀萬兩。一徧置私人。私行鹽茶。一私佔咸寧等鹽窩十八處。一收受鴻臚寺少卿葛繼孔古玩。一索屬員傅澤濼賄。不據實劾虧帑。一西安甘肅山西四川四省効力人員。每員勒銀四千兩。一受參革知府樂廷芳賄。奏隨往陝省。一掠各番衣服為己有。一私征新撫各番租糧。一擅取蒲州盤獲私鹽價銀一萬兩。一遣僕販賣馬匹。一私販馬。發各鎮勒重價。一遣莊浪縣典史朱尚文。赴湖廣江浙販賣四川木植。一令人賣茶。得銀九萬九千餘兩。其侵蝕之罪十五。一冒銷四川軍需入己。一冒銷西寧軍需入己。一冒銷軍前運米費入己。一侵用各員弁俸工。凡五年。皆入己。一築布隆吉爾城。冒銷工料入己。一隱匿夔關稅銀。又加派糧規入己。一盤獲私茶。取罰贖銀入己。一侵用河東鹽政盈餘入己。一西安米萬石。未運赴西寧。冒銷運費入己。一寧夏各衛貯倉穀。及留西寧養馬銀。並收入己。一侵用城工餘銀入己。一抄沒塔兒寺礪砂蒿草諸物。私變價銀入己。一侵用紀連詔等。捐解銀入己。一斫桌子山木植入己。共計贓銀三百五十餘萬兩。罪凡九十二款。供狀明白。律應大辟。其父及兄弟子孫。伯叔伯叔之子。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斬。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並子之妻妾。給功臣家為奴。奏上。恩予自裁。子富立斬。餘十五歲以上之子。

發極邊。其父遐齡。凡廣東巡撫希堯革職。免罪。于是就獄中。傳諭堯堯曰。歷觀史書所載。不法之臣有之。然當未敗露之先。尚皆偽守臣節。如爾之公行不法。全無忌憚。古來曾有幾人乎。朕待爾之恩。如天高地厚。意以爾實心為國。故盡去嫌疑。一心任用。爾作威作福。植黨營私。辜恩負德。于心忍為乎。即如青海之事。朕命于四月備兵。又命于八月進兵。爾故意遲延。及嚴加督催。然後進剿。孤軍冒險。幾至失機。又如爾令阿刺納之兵。由噶斯前進。涉險惡。必不可行之路。豈非欲陷害阿刺納乎。又如爾令富寧安將駱駝三千。從巴里坤。送至布隆吉爾。為無用之需。豈非設計欲陷害富寧安乎。又私調岳鍾琪之兵至西安。爾令舍近就遠。紆道數千里。欲使蔡珽運糧不及。豈非欲巧陷蔡珽乎。此皆軍務大事。而爾視為兒戲。藉快私忿。尚得謂之有人心者乎。又如爾所奏善後十三事。于不應造城處議造城。不應屯兵處議屯兵。籌畫兵機。如此草率。是誠何心。青海用兵以來。爾殘殺無辜。顛倒軍政。朕尚未令入于廷議。即就所議九十二款。爾應服極刑。及立斬者。共三十餘條。朕覽之。不禁墮淚。朕統御萬方。必賞罰公明。方足為治。爾悖逆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曷以彰憲典而服人心。今寬爾磔死。令爾自裁。又赦爾父兄子孫伯叔等死罪。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爾

非草木。雖死亦當感涕也。雍正五年。上念平青海功。令羹堯子。俱赦回京。

訥親

乾隆之初。諸城劉文正公。甫任總憲。即疏劾訥親職掌太多。任事過銳。乞加裁抑。時訥親方為吏部尚書。軍機大臣上行走。奉命查閱河南江蘇安徽山東一路營伍。洊陞揆席。恩遇之厚。甲於朝班。因金川之役。張廣泗久無成功。命馳往經畧軍務。卒至債事。恭讀乾隆十三年諭云。朕自御極以來。大臣中第一受恩。莫如訥親。金川雖云小醜。而老師糜餉。克捷無期。凡在臣子。皆有同仇敵愾之念。訥親身為大學士。從前在京時。不過于軍機奏到。隨常辦理。從未向朕奏及逆酋猖獗如此。將來作何了局。欲請身往視師。彼時傅恆即曾陳奏。願効前驅。朕以封疆大吏。自能辦理。不必特遣大臣。即應派往。傅恆亦不可居訥親之先。未經俞允。及經畧需人。因以付之訥親。朕意以伊平日受朕如許厚恩。自知奮勉。乃起程之時。全不踴躍。彼其意以為軍前調集大兵。指期克捷。勝則引為己功。即不勝。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顏面所關。國家軍旅之重。皆所不計。其隱衷已不可問。及至軍營。張廣泗方觀望不前。而伊復茫無成算。措置乖方。朕待之兩月之久。而所奏到。乃請建礮與賊共險。不思以

士卒攻討之力。轉使建礪資寇。是其第一謀畫。既已貽笑衆人矣。自是始有申飭之旨。然猶望其成功。而乃身圖安逸。並未親履戎行。竟奏稱軍士夤夜向礪放鎗。伊在營中望見火光。經朕督飭。始行前進。而近所奏阿利山之役。我兵屢次退回。因伊等在彼未至大奔。及伊等回營。我兵數十人。即各鳥獸散。將領不復相顧。觀此情形。是衆未奔。而伊等輒已先退。又何怪士卒之望風潰散。以受恩之滿洲大臣。經畧軍務。債事至此。尚何事可以自容乎。至前後摺奏。於所奉諭旨。緊要情節。概不明白回奏。惟以浮詞。架空了事。竟有全未覆奏者。即同事之軍前大臣等。經朕再三傳諭。終不令其陳奏一字。朕因其久無就緒。不得已傳諭詢問。示以欲召回京。本欲激之使知愧奮。或有奏功之日。正以召之者促之。乃伊一得此旨。如獲更生。即置軍務於度外。託言有面奏情形。亟欲回京。試思有何不能言之情形。而必待面奏乎。此不過思家耳。以訥親平日之心思智慮。且事朕十有三年。若謂任其經畧無方。執行退避。竟不重治其罪。將視朕為何如主。伊非不慮及此。而敢於遽請回京者。衆人能知其故乎。伊之意中。明知不稱任使。朕必重治其罪。然治罪亦不過如慶復之革職家居。轉得優游自逸。為嗣續計。向來賞賚豐厚。儘足自娛。而金川之役。傅恆必自請督師。朕亦

必以此任相屬。而彼地險礪林立。攻取維艱。即傅恆亦未必遽能奏績。不過與伊相等。即能成功。亦傅恆之福命所有。與伊無所加損。如其不成。朕又必重治傅恆之罪。而眷念舊臣。伊必且復用。是治罪之條。乃伊所預料。即奉到前旨。亦無所悔懼。惟此旨洞鑿其肺腑。伊當俯首無辭。始悔其蓄謀之大謬耳。此朕向所謂小聰明。是大糊塗也。不如此。不足成其為訥親。而衆人之不能見及。即其遜於訥親之處。是朕從前任用訥親。原未為誤也。今諸王大臣合詞奏請將訥親交部治罪。于法本無可遁。但須俟伊回奏到。再行酌奪降旨。會訥親回奏至。諭曰。訥親所奏。更復浮混無恥。且皆委過于張廣泗。訥親以經畧重臣。軍中調度。皆聽指揮。功過無可旁貸。豈容一切推卸在張廣泗。如摺內所稱各情節。訥親身為經畧。果實見其非。何難據實參奏。即一面參奏。一面提問。亦無不可。觀其遲回不斷。並非伊見不及此。蓋以一參張廣泗。則軍中之事。皆伊所仔肩。其責愈重。惟留以為却過之地。將來即或無功而歸。亦尚藉張廣泗為之代任其責。居心若此。是豈受恩深重。實心任事之大臣所為乎。況伊摺內所稱。自任舉失事。即頓兵二十餘日。不敢前進。是怯懦委靡。全無愧憤激勵之意。咎無可辭。至所詢伊並不親身督戰。惟在帳中坐觀諸事。亦據一一俯認不諱。因

奏請將伊交部嚴加議處。夫遲誤軍機，畏縮觀望，設令訥親處分他人罪狀，有不問以斬決者乎。而自乃僅請交部議處，此豈降革所能了局者耶。又諭曰：訥親辦理金川軍務，乖張退縮，老師糜餉，經諸王、文武大臣等參奏，朕諭令侍衛富成將伊舉動言語逐一據實陳奏。據富成奏稱，訥親云：番蠻之事如此難辦，後來切不可輕舉妄動。但此言我如何敢上紙筆入奏。訥親此語實為巧詐之尤。伊受朕深恩一十三年，推心置腹，何事不可陳奏。如果賊徑十分險峻，伊曾身同士卒，盡力進取，屢冒鋒刃，猶不能克，再調勁兵，更番前往，仍不能深入其阻，而供億浩繁，徒糜帑項，則當以實在情形奏聞，請旨罷兵。況金川之事，自因其與澤旺構釁，涉及邊圍，不得不發兵致討。朕實非利其土地人民，輕啟兵端。前後所降諭旨，皆訥親同辦之事。迨伊與張廣泗久無成功，朕又屢次傳諭，令其詳悉斟酌，倘有不能殄滅之故，即可明言其所以然。直請班師，毋得含糊兩可。且於伊奏摺內批示云：豈有軍機重務，身為經畧，而持此兩議，令朕遙度之理。如能保明年破賊，增兵費餉，朕所不惜。若終不能成功，不妨明云臣力已竭，早圖歸計，以全始終。訥親以親信重臣，膺閫外重寄，經朕如此諄切指示，亦當遵旨據實覆奏。朕豈有不加以裁酌，允其所請之理。且伊果肯侃侃直陳，則此局

早已可竣何用糜費如許物力。是今歲之稽遲皆訥親之貽誤。咎更何辭。又或慮奏到時為軍機大臣及辦事司員所知亦宜親筆密緘直達朕覽何得謂之不敢上紙筆入告。此等緊要情節不敢入告。豈如伊歷來摺奏。撫拾浮言。自相矛盾者。轉謂敷陳之道當如是耶。夫面從而退有後言。乃人臣所當切戒。訥親所稱後來不可輕舉妄動之語。軍機大臣等能窺見其隱衷乎。伊之意自知身名決裂且無子嗣計無所出。輒思以不必用兵之言博天下迂愚無識者之稱譽。而以窮兵黷武之名歸之於朕。此其心懷狡詐。實出意想之外。朕誠不料十三年以來加以隆恩渥澤而訥親之忍心害理竟至於此。或上天以此示朕俾知用人之難耶。訥親又云上只慮我膽大我如何當得起訥親退縮偷安不敢衝鋒奪險實乃毫無膽量。朕方責其過於畏葸過於膽小。何嘗慮其膽大。昔伊祖冒險登陣流矢貫脛著於女牆之上猶能負傷血戰不以為苦。為國家建立大功。今其孫委靡至此實朕所不能解。又訥親聞雲梯兵過輒云此皆我罪。若我今年辦理得妥何致聖心煩躁。又令如許滿洲兵受此苦累。此言尤為可駭。滿洲官兵有勇知方一聞調遣無不鼓舞振躍志切同仇。皆衆人所可共見。朕方深嘉悅而訥親乃以為受此苦累。伊從軍營中來為此浮言。搖惑軍心。

俾衆人聞之。不知賊境如何險阻艱難。此惟經畧大學士傅恆忠勇奮發金石同堅。不為所惑耳。兵丁一聞此言。勇往之氣。有不畧為消沮者耶。明係伊自不能成功。而轉忌他人之成功。故為此語。巧於離間衆心。而不顧國家之大事。此其罪可勝言耶。著將此旨。曉諭中外知之。尋命尚書舒赫德。逮訥親。赴軍營。會同經畧傅恆等。一面說明。一面即將伊祖過必隆之刀。於營門正法。令軍前將弁士卒共見之。

胡中藻

國初於前明臣工之歸歟者。率仍還以顯職。保其初終。如錢謙益之有才無行。為朝廷所深惡痛絕之人。至令天下銷燬其所著初學集。有學集。而明諭中。猶稱止欲斥禁其書。並非查究其事。同時之大學士陳名夏。輾轉矯詐。屢次從寬免死。乃猶與同僚寧完我言。若要天下太平。除非依我兩事。寧問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曰。留頭髮。復衣冠。天下即太平矣。寧以其語上聞。而其時但治名夏以抹刪。諭旨作奸犯科諸款於前兩語。亦置之不問。蓋定鼎之初。人心未能齊一。故朝廷每以寬大處之。乃不料百餘年後。尚有喪心病狂之胡中藻者。謹按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面奉上諭。我朝撫有方夏。於今百有餘年。列祖

列宗深仁厚澤。漸洽區宇。溥海內外。共享昇平。凡為臣子。自乃祖乃父。食毛踐土。宜其胥識尊親大義。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華。而鬼蜮為心。於語言吟咏之間。肆其悖逆。詆訕怨望。如胡中藻者。實非人類中所應有。其所刻詩。題曰堅磨生詩鈔。堅磨出自魯論。孔子所稱磨涅。乃指佛胎而言。胡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心。從前查嗣庭汪景祺呂留良等詩文日記。謗訕譁張大逆不道。蒙皇考申明大義。嚴加懲創。以正倫紀。而維世道。數十年來。意謂中外臣民。咸知警惕。而不意尚有此等鴟張狺吠之胡中藻。即檢閱查嗣庭等舊案。其悖逆之詞。亦未有累牘連篇。至於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內所云。一世無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國之久。無如漢唐宋明。皆一再傳。而多故。本朝定鼎以來。承平熙皞。蓋遠過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至謁羅池廟詩。則曰。天非開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變。滿洲俗稱漢人曰蠻子。漢人亦俗稱滿洲曰達子。此不過如鄉籍而言。即孟子所謂東夷西夷是也。如以稱蠻為斯文之辱。則漢人之稱滿人曰達子者。亦將有罪乎。又曰。相見請看都益背。誰知生色屬裘人。此非謂旃裘之人而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間。不能一黍濶。又曰。再泛

瀟湘朝北海。細看來。歷是如何。又曰。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又曰。撥雲揭北斗。怒竅生南風。又曰。暫歇南風競。兩雨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復。意何所指。其浯溪照景石詩中。用周時穆天子車馬走不停。及武皇為失傾城色。兩典故。此與照景石有何關涉。特欲借題。以寓其譏刺訕謗耳。至若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之句。尤為奇誕。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之語。又曰。人間豈是無中氣。此是何等語乎。其和初雪元韻則曰。白雪高難和。單辭贊莫加。單辭出尚書。呂刑於咏雪何涉。進呈南巡詩則曰。三才生後生今日。天地人為三才。生於三才之後。是為何物。其指斥之意。可勝誅乎。又曰。天所照臨。皆日月。地無道里計。西東諸公五嶽諸侯。瀆一百年來。頻首同。蓋謂岳瀆蒙羞。頻首無奈而已。謗訕顯然。又曰。亦天之子亦萊衣。兩亦字。悖慢已極。又曰。不為游觀縱盜驪。八駿人所常用。必用盜驪。義何所取。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淠被因時邁。蓋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謂朕不之覺耳。又曰。如今亦是塗山會。玉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與前兩亦字同意。其頌蠲免則曰。那是偏災。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燈。朕一聞災。歎立加賑卹。何乃謂佛燈之難觀耶。至如孝賢皇后之喪。乃有並花已覺單無蒂之語。孝賢皇后。係朕藩邸時。

皇考世宗憲皇帝禮聘賢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宮。母儀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曷嘗令有干預朝政。驕縱外家之事。此成可對天下後世者。至大事之後。朕恩顧飾終。然一切禮儀。並無于會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與鄂昌往復酬咏。自謂殊似晉人。是已為王法所必誅。而其詩曰。其夫我父屬。妻皆母道之。夫君父人之通稱。君應冠于父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過謂其父之類而已。可乎。又曰女君。君一體焉。得漠然為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喪心病狂。一至于此。是豈覆載所可容者乎。他如自桂林調回京師。則曰得免吾冠。是出頭。伊由翰林洊擢京堂。督學陝西。復調廣西。屢司文柄。其調取回京。並非遷謫。乃以掛冠為出頭。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樸誰完。吾身甌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張。除是脫韁鎖。又曰。一世眩如鳥在笈。又曰。蝨官我曾慚。又曰。天方省事應問我。又曰。直道恐難行。又曰。世事於今怕捉風。無非怨悵之語。述懷詩又曰。瑣沙偷射蠹。饒食狼張翼。賢良祠詩曰。青蠅投昊肯容辭。試問此時于朕前。進讒言者誰乎。伊在鄂爾泰門下。依草附木。而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朕初見其進呈詩文。語多險僻。知其心術叵測。于命督學政時。曾訓以論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見其詩中。即有下眼訓平夷之句。下眼並無典據。

蓋以為垂照之意。亦可。以為識力卑下。亦可。巧用雙關云耳。至其所出試題內。考經義。有乾三爻不象龍說。乾卦六爻皆取象於龍。故彖傳言時乘六龍以御天。如伊所言。豈三爻不在六龍之內耶。乾為當今年號。龍與隆同音。其誠毀之意可見。又如鳥獸不可與同羣。狗彘食人食。牝雞無晨等題。若謂出題必欲避熟。經書不乏間冷題目。乃必檢此等語句。意何所指。其種種悖逆。不可悉數。十餘年來。在廷諸臣所和韻及進呈詩冊。何止千萬首。其中字句之間。亦偶有不知檢點者。朕俱置而不論。從未嘗以語言文字責人。若胡中藻之詩。措詞用意。實非語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謗及朕躬。猶可。謗及本朝。則叛逆耳。朕見此書已數年。意謂必有明於大義之人。待其參奏。而在廷諸臣及言官中。並無一人參奏。足見相習成風。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驚風效。皇考之誅查嗣庭矣。且內廷侍從。曾列卿貳之張泰開。重師門而罔顧大義。為之出資刊刻。至鄂昌。身為滿洲世僕。歷任巡撫。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喪心為之唱和。引為同調。其罪實不容誅。此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大。俾天下後世。共知炯鑒。張泰開著革職。交刑部。胡中藻鄂昌。已降旨等解來京。俟到日。交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府道。公同逐節嚴審。定擬具奏。欽此。

和坤

和坤之敗。余適在京師。而尚未登朝。無由悉其罪狀。後二十年入軍機。乃從檔簿中。得其梗概。與外間所傳。頗無歧異。此本朝一大案。不可不觀列之。以為負國營私者戒也。嘉慶四年正月初四日。恭值純廟升遐。和坤方為總理大臣。意得甚。次日。即有御史廣興疏發其罪。初八日。奉旨拿問下刑部。並下各直省督撫議罪。直隸總督胡季堂。條陳其罪。請依大逆律。凌遲處死。並列其冀州城外墳塋前。有石門樓。石門前開隧道。正屋五間。稱曰饗殿。東西廂房各五間。稱曰配殿。大門稱曰宮門。外圍牆二百丈。圍牆外設堆撥。土人稱曰和陵。牆西陽宅。房屋二百一十九間。定制親王墳墓圍牆。不得過百丈。和坤倍之。籍其家。更多人臣不應有之物。于是始將其大罪二十。宣示中外。當睿廟冊立為皇太子時。先期預呈如意洩機。密以為擁戴功。大罪一。圓明園騎馬。直入左門。過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大罪二。肩輿出入神武門。坐椅轎直進。大內。大罪三。取出宮女子為次妻。大罪四。川楚教匪滋事。各路軍營文報。任意延擱不遞。大罪五。純廟聖躬不豫時。毫無憂戚。逢人談笑自若。大罪六。純廟力疾批章。間有未真之字。輒口稱不如。擿去另擬。大罪七。管理吏

戶刑三部。一人把持變更成法不許部臣參議一字。大罪八。西寧報循貴賊番聚眾搶劫殺傷將原摺駁回隱匿不遞。大罪九。國脈曾有中旨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來京乃故違諭旨無論已未出痘俱不令來。大罪十。大學士蘇陵阿以姻親匿其重聽衰憊之狀侍郎吳省蘭李潢太僕卿李光雲以曾在其家教讀俱保列卿階兼任學政。大罪十一。軍機處記名人員隨意撤去。大罪十二。私蓋楠木房屋僭侈踰制。其多寶閣榻段仿照寧壽宮式樣。大罪十三。其墳塋設立享殿開置隧道致居民有和陵之稱。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串二百餘串較大內多至數倍。并有大珠較御用冠頂尤大。大罪十五。真寶石頂非所應戴乃藏數十餘顆并有整塊大寶石為內府所無者不計其數。大罪十六。家內銀兩衣飾等物數逾千萬。大罪十七。夾牆藏赤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赤金六千餘兩地窖埋銀百餘萬。大罪十八。通飭地方當舖錢鋪資本十餘萬與民爭利。大罪十九。家人劉全資產亦二十餘萬且有明珠及珍珠手串。大罪二十。其它中太監呼什圖時稱內劉籍其家亦十餘萬且為其弟劉寶梧捐納直隸州知州劉寶榆守備銜劉寶杞州同銜則和坤之平日貪縱狂妄除大罪外已難悉數矣。時大學士九卿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公擬罪名奏上如

胡議。上以時當諒陰，不忍使大臣棄市，乃令和坤自殺，尤可怪者。籍沒後，續查出真珠朝珠一挂，訊其家人言，往往燈下無人時，私自懸挂對鏡徘徊談笑，低聲自語，人不得聞，窺其心，又不僅封殖貪贖之可罪矣。其金銀庫內帳及大櫃內珠玉等項，什物賬簿，有好女子四名掌管，每年太監羅玉持出查對一次，女子四名，香蓮、蕙芳、盧八兒、雲香也。籍和坤之家人劉全、劉陔、劉印、胡六家除金銀外，當鋪八座，內監呼什圖、鄧家得米麥穀豆雜糧一萬一千六十五石。時文安大城兩處被水，分給兩縣，作為口糧籽種，又分和坤之第，半為和孝公主府。和之子，豐仲殷，十公主。半為慶親王府。時尚為郡王。及嘉慶二十五年，慶親王薨，五月十五日，管府事阿克當阿代郡王。諱綿，呈出毘盧帽門口四座，太平缸五十有四，銅路燈三十六對。此項皆親王所不應有之物，而和坤有之。且銅路燈較大內所陳尤為精緻，今分設於景運隆宗兩門外云。

歸田瑣記卷六

清 福州梁章鉅撰

文人奇遇

或問古人致仕以七十為期亦有過七十而尚未致仕者乎。余曰。此道其常耳。世固有未七十而即須致仕者。即有已七十而不必致仕者。若元魏世祖時。侍中羅結年一百七歲。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聽歸老。年一百二十乃卒。則存乎其人之稟賦。又豈可測之以常情乎。本朝乾隆初。沈歸愚先生以六十六歲中戊午省試。六十七歲中己未會試。館選七十歲散館。授編修。七十一歲以大考二等。晉侍講學士。七十二歲典試湖北。七十四歲乞假回里。七十五歲還朝。直上書房。晉禮部侍郎。七十六歲為戊辰會試總裁。七十七歲患瘧疾。奉命許其歸里享林泉之樂。七十九歲迎駕於清江。是冬進京祝聖。母萬壽。蒙撰賜歸愚詩序。八十五歲再迎駕。加禮部尚書銜。九十歲又同錢陳羣迎駕常州。賜詩有二。老浙江之大老句。年。至九十八而終。諡文愷。以一介書生。暮年新進。備叨異數。復享大齡。事為近今所稀。福亦未免太過。身後果以文字之故。削銜奪諡。古人常言。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況以

文人當之能無惴惴哉。

紀文達師

世傳名人前因皆星精僧。此說殆不盡虛。相傳紀文達師為火精轉世。此精女身也。自後五代時即有之。每出見則火光中一赤身女子。羣擊銅器逐之。一日復出則入紀家。家人爭逐則見其逕入內室。正譁然間。內報小公子生矣。公生時耳上有穿痕。至老猶宛然。如曾施鉗環者。足甚白而尖。又若曾經帛者。故公不能着皂靴。公常脫襪示人。不之諱也。又言公為猴精。蓋以公在家几案上必羅列榛栗梨棗之屬。隨手攫食。時不住口。又性喜動。在家無事不肯坐片時也。又傳公為蟒精。以近宅地中有大蟒。自公生後。蟒即不見。說甚不一。少時夜坐暗室。兩目如雷光。不燭而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即斂矣。或謂光女子。即蟒精也。以公耳足驗之。傳為女精者。其事或然。惟公平生不穀食。麪或偶爾食之。米則未曾上口也。飲時只豬肉一盤。熬茶一壺耳。宴客肴饌亦精潔。主人惟舉箸而已。英煦齋先生嘗見其僕奉火肉一器。約三觔許。公旋話旋啖。須臾而盡。則飯事畢矣。聽松廬詩話云。姜西溟不食豕。紀文達不食鴨。自言雖良庖為之亦覺腥穢不下咽。且賦詩云。靈均滋芳草。乃不及梅樹。海棠傾國。

姿。杜陵不一賦以梅花海棠為比。雖不食鴨。而鴨之幸。固已多矣。芝音閣雜記云。公善吃煙。其煙槍甚巨。煙鍋又絕大。能裝煙三四兩。每裝一次。可自家至。圓明園吸之不盡也。都中人稱為紀大鍋。一日失去煙槍。公曰無慮。但日至東小市覓之。自得矣。次日果以微值購還。蓋此物他人得之無用。又京中無第二枝。易於物色也。

劉文清師

諸城劉文清公。亦由精靈轉世。其歸道山之歲。值十二月封篆之期。公坐內閣堂上。座後有一白貓。體態甚偉。當公未至時。固無貓也。此物自何來。人亦不知。堂上中書供事等羣見之。而未敢言。及公退。貓亦遂不見。二十四日。公卒。或貓即狐也。公將卒。而神出見。然則此狐為公前身矣。

朱文正師

朱文正公觀察吾閩時。先資政公及諸伯叔父。皆受業焉。余入都。以門下晚學生禮。晉謁公。頷之。及己未。公主會試。先兄曼雲出門下。余謂兄之師。例亦為師。欲改稱。而公未之許。迨壬戌。廷試。公與讀卷之役。擢余卷為第一。後以他故。抑置第二。而心常歉然。逢人必述之。因余文中。能用春秋繁露語也。適余進謁。告余曰。讀卷所得士。

例可抗顏為師。況受知如足下者乎。以後可不必再執小門生之禮。太老師尊而不親。老師親而不尊。我於君家師友淵源之誼。不一而足。前此所以未許者。不欲君以兄弟之私。改先人之舊耳。時公年已逾七十。見客恆閉目。隱几以杖支頤。杖頭置青絹一方。蓋以拭目也。與客談亦多不睜目。語雜諧謔。有東方曼倩之風。嘗語余曰。頃到孔子廟廷。見左右兩人護法。一是仲夫子。一乃蔣子蒲也。時蔣方在朝。為京卿。余亦不敢詰其原委。甲子。上幸翰林院。欲令與宴者。皆即席為詩。公奏是日諸翰林皆蒙賜酒觀戲。恐心分不能立就。上允之。出語諸翰林曰。若是日果即席為詩。諸君能不鑽狗洞乎。翰林衙門土地神。舊傳為昌黎韓公。公以為代韓公者。為吳殿撰鴻。一日丁祭畢。坐轎過土地祠。公自轎中回頭作拱。大聲曰。老前輩。有請矣。除久有門生至家。與公談歲事。公舉胸前荷囊曰。可憐。此中空空。歷歲錢尚無一文也。有頃。闈人以饋歲儀呈報曰。此門生某爺某爺所送若干封。公曰。此數人太呆。我從不識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自以前身為文昌宮之盤陀石。因號盤陀老人。有請凡者。謂公係文昌二世儲君。名淵石。故字石君。奏請加封號。行九拜禮。喜為人說因果。嘗言某某前生為其婦。某某為其妾。某某為其子。前世有緣。故恒結今世緣。

也卒之日。卧處一布被布褥而已。上親賜奠。甫至門。即放聲哭。且賜以詩。有半生
惟獨宿。一世不設錢之句。公得此。亦可以慰矣。青鳥之術。有不可不信者。公之先
浙人。曾祖客於京。業鍛。有江西一士善地理。而道不行。迺遭已甚。居與朱翁隣。每出
入高戶。即囑朱翁視焉。居數歲。將歸。謂朱翁曰。承翁愛已久。愧無以報德。意中相得
佳城二三處。翁能移殯此乎。翁謝以無力置地。術士言此地價不昂。我力尚能買以
贈翁也。因以千文買盧溝橋西鎮岡塔前地一區。為植榆一株。告朱翁曰。他年移殯
來樹下。即穴也。後嗣當大貴。然須堅囑後人。若貴。切無以土塚不華。別加土山與石
坊享堂等物也。故公雖入閣。惟土墳一邱。樹二三十株而已。公歿後。公之姪。山東方
伯錫爵。於墳後培以小土山。中央畫一紅日。居無何。公子四品卿遂亡。公之孫觀察
公。年未四十而夭。方伯亦褫職責戍。姪孫澄。守常州府。復左遷。病廢。累世簪纓。頓嗟
零落。近公之曾孫某。悟其故。不告家人。竟將土山毀去。乃舉於鄉。由教習得縣尹。公
後起。乃漸有人云。

松文清公

外省知交。於中朝之名公偉人。有識有不識。而無不知。有蒙古松中堂筠。多欲從余

得其詳者。余與公相聚日淺。公騎箕時。余已外官。屢馳信京師。索其行狀誌銘。不可得。但知公以嘉慶十五年。由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十九年。授武英殿大學士。二十一年。以事降。道光間。復起為尚書。十四年。休。十五年薨。諡文清而已。間有所聞逸事。曾筆之書。茲錄出。以應問者。凡七條云。嘉慶二十五年八月。睿廟梓宮。自熱河回京。初奉安於乾清宮。繼乃擇日。奉移於觀德殿。是日出東華門。進景山東門。上哭泣步送。京中自王公大臣官員以下。皆得俯伏甬道之左。哭送。白袍列跪者。不下十萬人。余亦在班中。遙見上步行甫半。忽趨至甬道邊。扶一跪伏者之手。大哭失聲。跪伏者亦搶地大哭。眾遠察之。則松公也。時公僅賞一驍騎校。不過兵丁拔補之階。而至尊當哀痛迫切之際。竟能於千萬人中。物色見之。非平日魚水之契。有異尋常。何克臻此。翌日。即有副都御史之命。而公仍得左右贊襄矣。公出為伊犁將軍時。未曾挈眷。一日。遣役至京。附銀五十兩。以為迎取夫人路費。適役夫未行。而銀已他用。因即不寄路費。公家故素儉。長公子少宰熙昌竭力摒擋。始得送其母。夫人就道。夫人既至。公亦不擇日。即命入署。僚佐皆不知將軍夫人之已至也。署舊有別院。乃置夫人其中。而日扃其門。供饌之外。每月與錢十千。婢媪傭值。俱取給。

馬院內正屋三楹。中為堂。夫人居堂東。西為佛堂。公每日五更入佛堂頂禮畢。坐堂中。與夫人啜茗閒語。半時而出。仍扃其門。而夫人每日當四更必起櫛沐以待之。公之禮佛。不閒寒暑。夫人之夜起。亦不閒寒暑。同時有策大人者。公事故簡。每於黎明。即起。饋面畢。即駕騾車。傳食於同城寅好署中。亦無閒寒暑。那繹堂師。時亦在西域。嘗戲語人曰。我若死入輪迴。必與閻羅相約。或再為男人。或轉為女身。或墮落畜類。惟命之從。但不願作策大人騾。及松將軍夫人耳。公由伊犁將軍。除吏部尚書。入京。行抵涿州。八喇嘛遣人迎之。公乘一馬。喇嘛之使人乘一騾。易騎而行。自涿州連宵至圓明園。其家人戚友。迎於長新店者。俱不知也。到園已四更。扣軍機。章京直廬之門。司閤者呼葉老爺起。公屬為具摺。葉老爺者。戶部郎中葉雲素繼雲也。是日。葉公非入直期。重公之為人。不敢辭。而公亦不問其姓名。即以葉老爺稱之而已。次日入見。即呈講大學首章。以為治國平天下。當自正心誠意始。出借勒相國肩輿候客。家人始聞公之已到都也。晚仍宿園中。又次日入城。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歸家。其妾迎於中門。公顧問曰。此誰家戚誼也。長公子曰。此某姨娘耳。公乃恍然曰。汝今亦老矣。公身材僅中人。而體氣壯實。有莊敬日強之功。惟自邊臣內擢後。頭每泚泚動。

鎮日不已。即入對亦然。余時以軍機章京詣公宅畫稿。值酷暑。公以燒酒及西瓜餉余。時余方編輯軍機題名。並從公詢樞垣故實。語頗叨絮。公因令解衣縱談。因乘間問公頭動之故。公慨然曰。此非病也。我在西域時。手刃叛回至數百人。未免殺戮過重。至今耿耿於中。不覺震動於外耳。然不如此。恐回疆未必安戢至今也。公面如羅漢。心極慈祥。自是活佛度世。節鉞所准。無人不被其澤。而飲其和。叛回之戮。辟以止辟。正公鎮邊作用。不知者。或以殺降為公咎。豈知公者哉。公奉差往江南查辦事件。得旨引對後。即欲挈值宿行李出城。不回私宅。因隨帶之司員部署不及。籲公稍緩時日。公許以晡時出城。時方已刻。乃枉途至韓桂舫先生家小住。先生尚在刑部署未退。公自索酒肴獨酌。並令韓家人等磨墨。供寫大字。偶聞宅門外喧嘩聲。詢之。則賣雞擔與閩人爭價也。公立取擔。入如其價。全買之。向內宅借京錢四千。交付訖。而以雞屬閩人。曰。為我交韓太太。加意喂養肥美。俟我差旋時。再來大嚼也。語畢。遂出城。住長新店。再踰日。而隨帶之司員始趕到同行焉。公赴江南總督時。路過袁江。時費鈞浦督部滄因防汎駐河上。款留公於行館。午飯賓主皆大戶。飲至燈時。公欲易燒酒。費從之。公謂費曰。兩人飲畢。竟寂寞。此地寮屬。尚有知酒趣者否。費曰。即

有之。亦不過數十杯。即頽然求可以陪我兩人者。殊不易得。無已。惟有河轅中軍某副將者。庶幾其可。然官卑職小。何可以陪中堂。公曰。副將亦二品官。但取能飲。何較官職。因急召至。令侍末坐。公與費且飲。且談。而某副將從旁默飲。一杯復一杯。不敢留涓滴也。至五更。公稍倦。因辭歸舟。且曰。黎明如順風。當即解纜。不復來告辭矣。公甫登舟。而天已曉。費遣官探之。則回報南風甚大。斷難開船。中堂已和衣睡矣。無何而費詣公舟謝步。並邀公重至行館。曰。既風大不能行。何不再暢飲一日。公諾之。早飯肴饌已陳。公曰。昨某副將飲得甚閑雅。何不仍召之來。費令人促之。則云。某副將昨夜回署。即不能言動。今晨已奄逝矣。公與費皆大驚。草草飯畢。即回舟。冒風解纜去。此事河上人至今能道之。公喜為臂窠書。尤喜作大虎字。每覓大幅紙。盡幅為之。間以贈人。或人以紙求書者。無不應。樞直同人各得一幅。余以未得大紙。不敢求。公自謂此字可驅邪鎮鬼。蓋亦不盡然也。聞在江南督署中。有中軍某副將者。軀幹甚雄偉。適得大紙一幅。磨墨數升。求作虎字。公披襟直揮。而筆尚有餘墨。因順勢向某副將臉上一塗。擲筆大笑曰。此單料張桓侯也。某副將不但以為忤。且以為榮。公之盛德被人也如此。

讀書

聖人以身教人。不過曰好古。曰好學。曰不如學。其屢稱顏子。亦不過稱其好學。今人動以講學為迂濶。且以為宋人之惡習。不知聖人已以學之不講為憂。則講學豈足為世病。今世之通患。在士大夫不說學。而其害遂中於人心。國本殊堪隱憂。憶嘉慶十餘年間。余掌南浦講席。其時邑中士大夫尚講究講書。院中肄業生亦欣欣向榮。日以詩文相質證。雖所講亦不過俗學。然所汲汲在此。則一切放僻邪侈之事。究竟無暇兼為之。今相隔三十年。此調不設已久。無怪乎風俗之日偷。而可與言者之日鮮也。癸卯夏間。蘇鰲石廷尉廷玉由蘇州回閩過浦。余留在北東園中。談讌數日。廷尉寓居城外。早入晚歸。嘗語余曰。余日夕往返。不下六七次。而從無一入耳之書聲。何也。余告以浦人近不務讀書。同與浩歎。因憶江行雜錄中。載司馬溫公過鳴條山。餘慶寺。寺中父老五六輩。請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與諸生講書。村人不及聽。今幸相遇。願得聞其畧。公即取孝經。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二句。此獨無。何也。公默然。謝曰。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父老出語人曰。吾今日難倒司馬端明矣。不知公後日果何以答也。似此佳話。今日不但無此人。亦並無

此事矣。王漁洋先生云。嘗聞耿道見說古本庶人章末有詩二句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附記于此。以廣異聞。

讀儀禮

內外孫中。有稍聰穎者。自謂五經及周禮爾雅皆已讀徧。銳意欲讀儀禮。而塾師中。不必皆已讀儀禮者。遂有擇師而事之意。余謂不然也。憶余少時。與澤卿兄同塾。讀先叔父太常公。每課澤卿兄讀儀禮。竟能背誦如流。而先資政公。却不以此相督責。謂必須五經爛熟。然後再治儀禮。否則徒勞而無功。昔韓文公以大儒。尚苦儀禮難讀。況後生小子乎。嗣余出從外舅鄭蘇年師。學為制義。偶以俎豆之事。命題時。余方閱無錫秦氏五禮通考。將俎豆故實。分比臚列。粲然大為蘇年師所激賞。謂皆從儀禮中來。實則未嘗肄業及之也。未幾。應新郡伯觀風題。為端章甫。時余方閱吾鄉林樾亭先生三禮陳數求義於端章甫制度。頗有會心。閱觀風卷者。為蕭山王南陔先生紹蘭。以余卷獨能貫穿儀禮。擢冠其軍。自是余始恥聲聞之過情。而大作讀儀禮之想。偶輯成儀禮節本四卷。謂稍簡易。可備授徒之資。偶以示同年老友王陸亭廣文大經。則以為中多疎舛。不足以示後學。於是又毀其稿。而自知其困苦難成也。今諸

孫中果有能讀儀禮者。此正古人所謂難者不避。豈肯阻其向往之心。而不能不以余之所閱歷者正告之。竊自比於識途之老馬云爾。

月令氣候

諸孫中有讀月令者。執簡而問曰。月令一年七十二候之名。何以與時憲書所載亦
有異同。余曰。豈但此兩書異同已哉。七十二候之名。權輿於夏小正。此後則汲冢周
書管子淮南子呂氏春秋所載字句。各有錯出。然亦不過小異而大同。惟王冰注素
問所引呂氏春秋七十二候。則與今行呂氏春秋本迥不相同。如雷乃發聲下。有芍
藥榮。田鼠化為鴛鴦。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
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戶下。有景天華。此皆無關宏旨。惟今時憲書十一月。
麋角解。自乾隆間改為麋角解。已奉 功令通行。不可不知耳。

千字文

千字文有三本。齊蕭子範之作。不傳。梁周興嗣所次。據梁書南史。皆以為王羲之書。
乃尚書故實云。武帝命殷鐵石於鍾王書中搨千字。召興嗣韻之一日。綴成。玉溪清
話亦云。梁武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興嗣次韻成文。所說不同。宋史李至傳。亦言是

鍾繇破碑而盛百二袖堂筆談云。右軍所書。即鍾千文也。金壇王氏鬱岡齋帖題曰。魏太尉鍾繇千字文。右軍將軍王羲之奉勅。書起四句云。二儀日月。雲露嚴霜。夫貞婦潔。君聖臣良。結二句。與周氏同。是周興嗣所次。亦有二本不同也。余偶為人書千字文。律呂調陽。作律召調陽。觀者或以召字為誤。請削易之。余曰。召字不誤。呂字乃誤也。宋吳垞五總志云。隋智永禪師。居長安西明寺。自七十至八十歲。寫真草千字文八百本。人爭取之。但作律召調陽者。皆是按閏餘與律召。正是偶對。不知何時誤作呂字。余齋藏董香光手書冊。亦作呂矣。

上大人

余流寓浦城。次兒三兒五兒及長女三女。悉比戶而居。內外孫十餘人。皆不過十歲上下。塾師延至四五人。有初學執筆者。每寫上大人等字。輒詢塾師。以出在何書。如何講解。多不能對。余告之曰。水東日記載金華宋潛溪學士濂晚年喜寫此。必知所自。說郭中亦載之。大抵取筆畫稀少。易於識認耳。祝枝山猥談云。此孔子上其父書也。上大人為一句。孔為一句。乃孔子自稱名也。一己化三千七十士爾。為一句。言一身所化士有如此也。小生八九子佳。為一句。蓋八九乃七十二。言三千人中。七十二

人更佳也。作仁可知禮也。為一句作猶為仁與禮相為用。七十子善為仁。其於禮可知也。此說不知所本。要足以廣異聞。

滬瀆唱和詩序

道光辛丑秋。余駐兵上海。防堵倭夷。適朱蘭坡同年瑤黃霽清太守安清先後來訪。皆昔年宣南詩社舊侶。蘭坡別不過七年。霽青則別二十餘年。此番不期而遇。於戎馬倥傯之中。真喜出望外矣。時霜蟹初肥。因招集行館中。飲酒賦詩。乃不數日。即為搏沙之散。悵良會之大難。惜勝游之不再。每思作一小文。覩縷其事。而匆匆未暇。以為也。今夏養痾浦城。忽承霽青以詩文集見寄。反覆卒讀。如同晤談。詩名息耕草堂詩集。文名真有益齋文編。中有滬瀆行館雅集詩序一篇。則正述丑秋之事。故人千里。適有同心。為之狂喜。遂急錄之。庶幾此文傳。而吾輩亦因以俱傳也。文云。鄙人以辛丑暮秋。旅食滬瀆。適涇縣朱蘭坡先生。因嵇呂之契。訪崔李之交。命駕而來。盍簪有喜。時長樂梁公。方開府吳中。籌邊海上。為東道主。續南皮游。折簡而材官。馳張筵而衛士屏。巨螯入手。旨逾八珍。落英滿杯。香生九醞。邈矣達官之高致。依然京國之故情。聽晚吹於營門。方愁送客。點風燈於牙帳。倘許收歡。滬瀆人雜五方。地無重險。

戎心狡啟。蒿目多艱。前此置吏。或閉關以禁姦。或沈船以塞口。商民交病。怨譟聲興。公則秉和以輯衆心。主靜以孚衆志。斟酌於同欲。措置於無形。以故人子子而公有餘。人皇皇而公獨暇。否則朝野殊其榮素。身世判其閒忙。又安望羽書填委之餘。尋文燕從容之好。如此集者哉。席既罷。公顧謂鄙人良會無多。今日可惜時之過也。文則永之。速羨羅睺。爭欲陳於風雲之表。遲慚司馬。勉磨盾於砥礪之旁。制限七言。人各四首。鄴中公讌。讓彼七子之多。漢上題襟。即此一編之續云爾。

高雨農序

道光壬辰秋。余初次歸田。暇輒類次前後所為雜文。自知體雜而辭支。不足以言載道。顧三十年來。時有紀事之作。不忍棄之如遺。姑撫拾叢殘。就正於高雨農中翰。雨農遽為之序。且有溢美之詞。噫。余文不足存。而雨農之序。則甚可傳。余或附之以存。未可知也。因先附錄於此。他日兒輩或編梓余文。則雨農序實啟之。不可不記。序云。韓子論文曰。慎其實。夫其謂實者。豈專於文求之哉。不於文求之而充其實。豈不足於文哉。譬置兩人集於此。一無實而求工於文。一有實而不以文自名。如以文論。宜求工者勝。不以自名者絀矣。然彼無實之文。於古文冥追而默契之。肖其體格焉。又

肖其聲情焉。可謂盡其心於文字之間者。要之體格之肖。土偶之面目而已。聲情之肖。優孟之衣冠而已。羊質而虎皮。但見其可狎。不見其可畏。君形者亡焉耳。而有實者。亦既昭晰無疑。優游有餘矣。即不以文自名。其為文者。故在也。因綜論之。自韓子復古後。同時之柳李。宋之歐陽。曾王三蘇。元之虞明之歸王。因斯文大宗矣。其外有實而可貴者。區其體有三焉。清明和吉。德人之文也。總覽橫貫。學人之文也。坐而言者。可起而行。通人之文也。三者不必求似古人。韓子以為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不必不似古人。歐陽子以為取其自然者是也。其精氣充溢。方烜照不泯。豈不可自成一家哉。長樂梁方伯。荏林先生。起家詞臣。至今職勳勞內外。為國屏翰。其著紫藤吟館詩鈔。久風行海內。既成政歸。哀其文若干卷。為退庵文存。屬澍然論之曰。某平生精力。半耗於仕宦。亦半耗於詩。其文但率胸臆言之。未能求工也。澍然謹對曰。文何必求乃工哉。求工之工。是謂有人之見存。未見其能工也。已受而卒業。見有清明和吉者。有總覽橫貫者。有坐而言已起而行者。歎曰。茲豈非實遠而光煜者耶。三者得一。已足自名。況兼有之乎。先生之不求工。乃先生之深於文也。謹述所見。請質以報。敢云序先生集哉。按雨農此序。作於道光甲午。次年。余即奉召復出。迄茲十

年中間。人事牽率。又添作雜文數十篇。而心計愈粗。故步愈失。雨農久已物故。此後誰復相知定吾文者乎。擲筆為之。憮然。

已刻未刻書目

余髫齡。即慕著書之名。與澤卿兄同入家塾。每分檢陶九成說郛中。所錄各小種。刺取他書補之。先大夫斥之曰。陶書本係節錄。何煩汝補。此韓文公所謂無益費精神也。先叔父太常公。乃從旁解之曰。此正古人所謂有斐然。述作之意者。聽其所為。猶勝於他玩弄耳。登鄉薦。後復稍稍為之。先外舅鄭蘇年師。又訓之曰。古人著書。多在遲暮之歲。或出窮愁之餘。今吾子似尚不宜急急於此。余皆謹誌之。不敢忘。既通籍。官京師。日與通儒碩士。上下其議論。又京秩清暇。非書籍無以自娛。及外宦後。案牘餘閒。別無聲色之好。亦惟徵微闡幽。抱殘守缺。是務。歲月既積。卷帙遂多。而衡諸古人著述之原。其實毫無心得。回憶先大夫及太常公。蘇年師之訓言。不覺爽然若失。今年踰七十。筆硯久荒。料檢陳編。皆數十年心血所存。不忍盡棄。中有已刻問世者。有尚未能付梓者。自憐享帚之愚。難免覆瓿之誚。姑錄存其目。付後人知之。俾無失散云。

爾。

論語集注旁證二十卷

自序

未刻

孟子集注旁證十四卷

自序

未刻

夏小正經傳通釋四卷

祝芳齋師序

未刻

倉頡篇校證三卷

就孫淵

如觀蔡原本而校補之

稱謂拾遺十卷

未刻

古格言十二卷

劉金門侍郎序

湯敦甫閣老序

劉次白中丞序

已刻

國朝臣工言行記十二卷

未刻

三國志旁證二十四卷

未刻

南省公餘錄八卷

謝薌泉侍御序附盧文肅師戴金溪尚書顏惺甫制府孔荃溪方伯蔭湘林都統達玉圃郎中各題詞

已刻

樞垣紀畧十六卷

宋詠齋尚書序

自序

已刻

春曹題名錄六卷

未刻

東南嶠外書畫錄二十卷

未刻

文選旁證四十六卷

阮雲臺師序

朱蘭坡侍講序

自序

已刻

玉臺新詠讀本十卷

未刻

制藝叢話二十四卷 朱蘭坡侍講序 揚芸士明經序 未刻

試律叢話十卷 吳棟華廉訪序 未刻

楹聯叢話十二卷 陳蓮史方伯序 自序 已刻

楹聯續話四卷 自序 已刻

巧對錄四卷 自序 已刻

長樂詩話八卷 自序 未刻

南浦詩話四卷 祖舫齋師序 已刻

東南嶠外詩文鈔三十卷 陳恭甫編脩序 皆五代以前作 未刻

閩詩鈔五十卷 皆錄宋以後至 國朝各詩 未刻

三管詩鈔五十八卷 輯錄廣西通省古近人遺詩 已刻

三管詩話四卷 自序 已刻

三山唱和詩十卷 壬辰秋至乙未春里居所輯 未刻

東南嶠外詩話二十卷 未刻

江田梁氏詩存九卷 自序 已刻

退庵詩存二十四卷

翁覃溪師序附蔣礪堂閻老劉金門侍郎陳望波尚書曾

康訪郭頌伽董晉卿楊芸
士三明經題詞 已刻

退庵詩續存八卷 自序 已刻

退庵隨筆二十四卷 湯敦甫閻老序 賀耦庚制府序 已刻

閩文復古編六卷 未刻

閩文典制鈔四卷 自序 已刻

浪滄亭志四卷 自序 已刻

滄浪題詠二卷 張蘭渚中丞序 林少穆尚書序 楊芸士明經序 已刻

梁祠輯畧二卷 朱蘭坡侍講序 為吳中新建梁伯鸞高士祠作 自序

江漢贈言二卷 黎湛漢河帥序 王槐午觀察跋 已刻

東南棠蔭圖詠三卷 朱蘭坡侍講序 自跋 已刻

吳中唱和集八卷 自序 王香湖方伯跋皆錄吳中同年唱和之作 已刻

葑江別話四卷 皆錄壬辰年引歸吳中同人送別之作 未刻

北行酬唱集四卷 陳芝楫中丞作序 道光乙未奉 召時所輯 已刻

疊韻詩

余作七十自壽詩。浦中人和者寥寥。每藉口於韻脚之難。其實余成此詩時。即已為和作者地。並無險難之韻也。適楊竹圃親家自揚州寄和原韻詩至。余即疊前韻答之。既思竹圃新春亦正七十。復疊前韻寄祝。雖詩格愈低。而運轉自如。並不覺為韻所縛也。因備錄前後兩疊韻詩。以諗觀者。以示家人。使知余雖老衰。而於此事尚復興不淺耳。

揚竹圃親家次韻寄和拙作自壽詩。疊前韻賦謝云。俚言一片付鱗鴻。四十餘年過景匆。君之季父養亭先生。延先資政公主講。其家余之交。君始此事在嘉慶二年。變滅雲煙憑海上。逍遙日

月自壺中。偶因陶寫詩無債。為遣牢愁酒有功。南北相望二千里。天然兩個信天翁。

歸田何事不真歸。雙塔三山夢裏違。闌闌詎堪參丹服。映夷要住白塔寺。庭階且自看萊

衣。豪情君欲凌滄海。時君將就養哲嗣安豐場。官之任地在鹽城海濱。小築吾欣倚翠微。浦城新居在粵山之麓。但願

故人長健在。桑榆異地共晴暉。尚憶刊江一櫂移。綠楊深處兩家宜。二分明月空

懷悄。萬朵名花春事遲。小合苔岑增感愴。謂謝朓石。無端萍水又分離。時海氛甚惡。揚人紛紛欲逃避。余初

與君相約。靜鎮不動。既乃各自食其言。伯勞飛燕匆匆散。從此天涯繫遠思。朋好年來聚話難。知君

一例起長歎。卜居有願詩人老。楊雪菴光祿有詩。來誇新宅之美。行水無功。國典寬。廖鈺夫尚書。舊帥

仍懷忠悃赤。

蘇軾石督部

逐臣深望

詔書丹。

林少穆督部

春明伴侶晨星似。何日團樂續古

歡。疊前韻寄祝竹圃親家七十壽云。同是乘時遇順鴻。回頭人海各匆匆。自耽儒

素非寒乞。為念時艱豈熱中。澤在雲司應有報。風清榆塞不言功。

公由刑部郎出。為榆林兵備道。

盛時進退原容易。林下新添矍鑠翁。連城新道孰當歸。到處安家願不違。

公本籍連城。遠

居福州新道。茲復寄居揚州安家宅。籌筆深心消黑劫。影纓異數稱斑衣。

公以武岡軍功蒙賞戴花翎。

倦還豈學陶

元亮。戒養難留束廣微。

公甫晉卿秩。旋乞養歸。

為感

九重宏錫類。白頭猶許戀慈暉。側聞

仙侶晚舟移。無恙歸帆穩更宜。

初以避海氛。移家淮上。事定即歸。

詩興多緣朋舊起。手談不厭夜眠

遲。偶鑽故紙仍游戲。

暫掌安定書院講席。旋即辭去。

為最新研聽別離。

詰嗣四人。皆從政外出。

安得腰纏再騎

鶴。稱觴一醉慰相思。

木擬再游邗上。親奉壽觴。聞公將就養于安。豐遂不果。

七十年華古所難。神交何必索居

歎。介眉酒值春筵巧。放眼添籌海屋寬。

公誕辰。當正月。安豐地濱海。

話舊尚能霏玉屑。延齡端不

藉金丹。松蘿竹柏齊珍重。記取新開八袞歡。

古人以七十一歲為開八袞。容齋隨筆言之甚詳。

和卓閣老紀恩詩

余本擬年逾七十。戒詩不作。今年七十有一。新正甫數日。即次韻湯敦甫閣老同年。

游龍杖詩。甫脫稿寄去。不自日。又接卓海帆閣老同年。索和真除揆席紀恩詩。復

連宵於枕上成之。自笑甫說戒詩。旋即破戒。道力之不堅定可知。或笑予開年但和
兩閣老詩。未免勢利。余亦無以自解也。明知此後不復編詩付梓。而又不忍聽其過
若飄風。姑付錄之於此。記得嘉慶壬戌傳臚後。恭讀 聖製詩注云。庶異日卓有表
見。人稱名榜。今始知公姓。於四十年前。早兆於 天語之中。宜其為名榜中第一人
也。詩云。有喜聯翩近。 聖顏更欣新。詔及春頒。 九重早日資霖雨。嘉慶壬戌傳臚
若渴求賢。賢百廿餘年重雪山。蜀中自遂寧相公。以雍正元年授。表見真符。天語識
望作霖句。承平但望日思艱。雲龍追逐當時志。愧我衰齡獨閉關。仰鏡傾風九品銓。公久掌銓
軍晉酬庸合被 主恩偏。杜房已久參丹地。近年參知政事瓊頭由來共木天。謂皆
編授漫拍肩。漢編盛可彈冠憐我老。何須搦管怵人先。元唱于百日為最久寄聲三百霓裳侶。四十年前

楹聯賸話

余撰楹聯叢話。初刻於桂林。一時頗為紙貴。近聞粵西湘南兩省。皆有翻刻。本後至
揚州書坊。亦欲謀翻刻。阮雲臺師為憇。余充成之。於是又有揚州翻刻本。返閩。僑
居浦城。彙檢後得者。又編成六卷付梓。題曰楹聯續話。而乞者愈多矣。尚有同人續

錄見寄者。則細碎不能成編。而竟置之。又復可惜。因附入歸田瑣記之後。庶不負錄寄者之盛心云爾。

粵西余小霞州判應松。所錄寄聯話最多。如姜南蓉塘紀聞一條云。正德中。以江都趙鶴為山東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鶴政尚嚴厲。所至考校生員。多所黜。眾議紛然。搢紳亦多厭之。竟以此罷官。鶴去。以貴溪江潮代之。潮亦風裁凜然。生員之傷弓者。猶畏之。潮出巡至齊河縣。其分司之壁間。有題對句云。趙鶴方剪羽翼。江潮又起風波。潮見之。遂投劾歸。恐招怨也。又聰訓齋語一條云。圃翁嘗擬一聯。懸草堂中云。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即為稱意。山水花竹。無恒主人。得閒便是主人。其語雖俚。却有至理。又王笠舫琅嬛集一條云。李東陽壽商文毅。輅七十對聯云。自古年華稀七秩。本朝才望重三元。按出句。用人生七十古來稀語。自是佳典。我朝乾隆年間。恭逢高宗純皇帝壽登七十。自稱古稀。刻有古稀天子之寶。則此後普天臣子。決不可再有古稀之稱。而近日操觚者流。尚有賀賀不知此事者。所宜正告之也。程南樵樵餘詩話云。汪瑟庵先生為安徽學政時。循例至金陵試院考錄遺才。撰楹帖云。三年燈火原期此日飛騰。倘存片念偏私。有如江水。五度秋風。曾記昔時辛苦。

仍是一囊琴劍。重到鍾山。道光初。有太平廣文某。以送考來金陵。故事。廣文送考者。例向學使求所屬遺才二名。是科為沈小湖學使。一概謝絕。某廣文戲改前聯云。三年辛苦。求兩個遺才。倘蒙片念垂恩。感深江水。百計哀號。不管八棚伺候。拚着一條老命。撞死鍾山。後學使亦微聞之。不罪也。又余小霞贈汪西芝巡檢楹聯云。菜根滋味。知君慣。潭水交情。愛我深。皆切其姓。又壬寅罷官。舟過藤縣。溫心山明府

贈

初建訪蘇亭。落成。代姚若虛撰聯云。萬里赴瓊儋。夜起江心弄明月。一亭撫笠履。

我從畫裏拜先生。

心山。以桂林中丞師所。遺蘇公笠履圖勒石。

又自撰一聯云。公是孤臣。明月扁舟留句。

去。我為過客。空江一曲向誰彈。蓋隱括文忠公藤江五古詩意也。又代鶴松圃

年

重建陽朔縣書院講堂一聯云。文筆聳層霄。愛此間對萬壑濛濛。化教由來先黨序。書樓崇講席。願多士做千秋事業。顯揚不僅為科名。文筆書樓。皆陽朔古蹟也。又

代曾幼竹明府。挽興靜山太守云。廿年無此深交。最可感老尚依劉。久而彌篤。一病猶勤官事。更堪傷危將易箴。語不及私。又代幕友黎白仙云。治譜已千秋。是名官

傳人。最堪惜。正盼遷鶯。遽悲化鶴。齊民同一哭。況平生知己。更難忘。幾番說項。五載依劉。又應松挽吳荷屋中丞云。為名士。作詞臣。任封疆。大吏愛路近家園。小住桂

林營綠野。工書畫。考金石。著燕許文章。悵跡疎壇坫。遽聞兜率迓香山。時中丞僑寓桂林。應松解組後。甫得連文酒之盟。而中丞遽捐館舍。故次聯及之。又萬乙樓太守集杜句贈應松云。古來才大難為用。老去悲秋強自寬。又憶得湖南撫部某到任。初入本境。有某來迎。談次問湖南有新聞乎。某猝不及對。久之乃曰。無新聞。近時有一對甚工。有某縣令。姓續名立人者。一人戲以其姓名演成一對云。尊姓原來貂不足。大名倒轉豕而啼。此語頗膾炙人口。撫部笑而罷。及到任。竟撫以他事劾去。撫部不知何所見。實則令乃一好官也。此道光近年事。

福州學署中。三百三十三士亭。為朱笥河先生所建。亭前有三百三十三石。皆當時諸生所獻。每石鐫一諸生名。今尚林立無恙。笥河先生報政。將還朝。適介弟石君師來代。先生撰亭聯云。偶為選地看山計。若慰連床話雨情。運化無痕。自非老手不辦。徐樹人觀察有泰山孔子崖集句石刻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可以語上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又高唐州武廟。為山西鄉祠。觀察撰聯云。鄉人到處皆祠。祝先帝當年此宦游。昭烈帝曾令高唐。故云。又集唐開元泰山銘字。為楹帖云。載錫之光。百祿是荷。則篤其慶。萬福攸同。又一聯云。積德承先子。臣弟友。虛心稽古。

禮樂文章。又濟南府江南會館云。表海濤雄風。今樂何如古樂。明湖聯舊雨。濟南勝似江南。

林岵瞻比部在京為其祖母稱觴。余大兒逢辰贈聯云。致歡久協曹全諺。介福長酬令伯情。皆切祖母說重親。致歡用曹全碑語。非素講漢隸者不知也。介福亦用易經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語。

有杭人趙京者因病入陰司。舉頭見柱上一聯云。人鬼只一關。關節一絲不漏。陰陽無二理。理數二字難逃。後署會稽陶望齡題。

廣東省城有武陵會館。在歸德門外晏公街。杭州商賈于此釀金初建。既落成。其鄉人梁應來紹士為撰楹帖云。一闕荔支香。聽玉笛吹來。徧傳南海。雙聲楊柳曲。問金尊把處。憶否西湖。真雅音也。

王荜蘭避暑鈔中載侯官連梅耦明經攀桂。所作楹聯多可採。如云。暗室中須問心得過。平地處亦失足堪虞。幼不學。壯無能。傷令老大。過愈多。功又少。請自乘除。始念佳而轉念不佳。見義無勇。一事錯而凡事皆錯。擇術未精。四十二年碌碌無奇。安得出人頭地。三百六日孳孳為利。何堪昧我性天。顯揚之謂何。筋力漸衰。數利名無就。

教誨不可已。心思既竭。望子弟能賢。按利名無就四字俗。近有人代改之曰。行藏無據。似較勝也。

朱竹垞先生嘗為施粥廠作一聯云。同是肚皮飽者不知饑者苦。一般面目得時休笑失時人。此較隨園詩話所載題養濟院一聯稍有含蓄。

貴州省某驛館中有一聯云。滿眼盡窮黎。莫忍多用一夫。悞他舉家生活。兩頭皆險路。何不緩行幾步。積君無限陰功。仁人之言。亦積無限陰功。便是當頭棒喝矣。袁簡齋先生嘗言。神廟聯以用成語為宜。然親切渾成而有味者。不可多得。聞張睢陽廟一聯云。鬚髯輒張。凜凜有生氣。顏色不亂。揚揚如平常。此本傳與韓文。本為睢陽寫照。難得天然作對耳。又金陵三聖廟祀劉關張。其聯云。若傅粉。若塗朱。若潑墨。誰言心之不同如其面。為君臣。為兄弟。為朋友。斯誠聖不可知之謂神。此聯膾炙人口。然三若字。已覺未妥。而傅粉塗朱潑墨等語。皆不見古籍。兄弟二字。尚本史傳。而朋友二字。又是虛設矣。

京師浴堂門首聯云。入門兵部體。出戶翰林身。蓋上句借音。為冰布體。下句借音。為汗林身也。嘉慶乙丑。聶蓉峯銳敏以庶常改兵部主事。至己巳。萬壽。聶復以撰進。

頌冊。賞編修。有友人戲舉浴堂聯句贈之。皆以為巧合。

張詩於方伯。知余方續集聯話。自桂林手書一紙寄來云。文遠舉先生。以翰林歷掌文衡。官步軍統領。卒於駐藏大臣之任。喪歸京師。曾撰聯奉輓云。內相經文兼緯武。西方成佛即升天。祥符大工未合龍以前。正月初三夜。走掃下南同知王漢沈馬。越七日。求屍不得。以衣冠斂。亦撰聯弔之云。七日招魂屈子衣冠輕似蛻。九重賜卹王尊名節重於山。又題風洞山云。灘江水綠招涼去。常侍詩清賞雨來。又詠題三堂云。雄藩勝覽曾開園。太守風流尚讀書。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余有所撰知

好輓聯。必出手製。然但抒哀恨。且冀以存其人。不暇計工拙也。在揚州。輓淮揚觀察

李石舟國瑞云。吳會領班聯。實政真無慚益友。淮揚瘁心血。虛銜何以慰衰親。余在

蘇藩。曾調石舟為首郡。甚資臂助。既擢淮陽道。以河壩出力。加運使銜。歿時。其慈親

尚在堂也。又輓江寧方伯成蘭生世瑄云。望斷黔陽。可憐萬里雲。飄依然將母。魂消

白下。共惜半年風鶴了。却孤臣。客冬。嘆夷之擾。余防堵上海。督部遠駐鎮海。時金陵

惟蘭生一人支柱。風鶴之警。無日無之。往來書問。間日必至。皆商略夷務軍情。意見

頗合。自余引疾後。蘭生勢益孤。遂以憂死。聞靈船由長江回貴州。尚煩太夫人扶襯

也在蘇州日。挽吳縣令賀吉人。崇禎云。百里舊神君。刻牘未酬舉主願。卅年前進士。

蓋棺猶是宰官身。吉人為余十餘年前所薦卓異。至今未進一階。近余重蒞吳門。復以同知奏薦。奉部覆准之日。吉人已不及見矣。又寄輓歸安沈香城別駕。廉云。淮浦最傾襟。脫穎為君欣得地。吳門方掃榻。遺函報我已升天。余延香城於袁江署齋。三年甚相得。香城得官後。改執弟子禮。甚恭。近以奪官歸里。余急折簡迎之。甫得報書。旋聞化去。尚未及中壽也。在浦城。輓周芑源廣文云。一鄉善人。勗哉一弟分憂。一孤在抱。兩行老淚。痛此兩年盛會。兩世交期。余到浦後。道暑消夏之會。頗盛。芑源輒在座。嘗稱之為一鄉善人。同人無異辭也。又寄輓杭州許太淑人云。桂嶺蕪城。隨地齋歌眾母。母。憲心蓮性。生天早現法身。身。太淑人之子。兩淮分司小琴。悼詩。粵西太守芍友。悼書。皆余門下士。居官並有循聲云。

余解組後。戲作一篆印云。難進易退。學者阮雲臺師見而喜之。為推其意。集古語作楹帖相贈云。難進易退。易事難悅。先勞後祿。後樂先憂。余甚愧其言。謝某石同年贈聯云。乾隆末舉秀孝。嘉慶初。歷翰部。道光間。掌封圻。回首功名成百順。經史部。有旁證。藝文家。喜博稽。政事門。備掌故。等身著述是千秋。今年為七十誕辰。福州王叔蘭

以聯寄祝云。二十舉鄉。三十登第。四十還朝。五十出守。六十開府。七十歸田。須知此後道。邇一代福人多暇日。簡如格言。詳如隨筆。博如旁證。精如選學。巧如聯話。富如詩集。畧數平生著述。千秋大業擅名山。亦皆就余篆印語而行之者也。

歸田瑣記卷六終

歸田瑣記卷七

清 福州梁章鉅撰

小說

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此子部之支流也。而吾鄉村里。輒將故事。編成七言。可彈可唱者。通謂之小說。據七修類稿云。起於宋時。宋仁宗朝。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興。如云。話說趙宋某年。又云。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瞿存齋詩。所謂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則其來亦古矣。

封神傳

吾鄉林樾亭先生言。昔有士人罄家所有。嫁其長女者。次女有怨色。士人慰之曰。無憂貧也。乃因尚書武成篇。惟爾有神。尚克相予語。演為封神傳。以稿授女。後其婿梓行之。竟大獲利云云。按史記封禪書云。八神將。太公以來作之。舊唐書禮儀志一引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曰。此必天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太平御覽十二引陰謀所載。與此畧同。而以祝融元冥勾芒蓐收為四海神名。馮修為河伯神名。使謁者各以

其名召之。五神皆驚云云。則知太公封神。古有此說。今人於門戶。每書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亦非無所本矣。

三國演義

關西故事。載蒲州解梁。關公本不姓關。少時力最猛。不可檢束。父母怒而閉之後園空室。一夕。啟窗越出。聞牆東有女子啼哭甚悲。有老人相向而哭。怪而排牆詢之。老者訴云。我女已受聘。而本縣舅爺。聞女有色。欲娶為妾。我訴之尹。反受叱罵。以此相泣。公聞大怒。仗劍徑往縣署。殺尹。並其舅而逃。至潼關。聞關門圖形。捕之甚急。伏於水旁。掬水洗面。自照其形。顏色變蒼赤。不復認識。挺身至關。關主詰問。隨口指關為姓。後遂不易。東行至涿州。張翼德在州賣肉。其賣止于午。午後即將所存肉。下懸井中。舉五百斤大石掩其上。曰能舉此石者。與之肉。公適至。舉石輕如彈丸。攜肉而行。張追及。與之角力相敵。莫能解。而劉玄德賣草履亦至。從而禦止。三人共談。意氣相投。遂結桃園之盟云云。語多荒誕。不經。殆演義所由出歟。按今時。以五月十三日。為關帝生日。見明會典。今會典亦循舊致祭。但子平家推算八字。為四戊午。則非也。公死於建安二十四年乙亥。元胡琦考之。當在六十上下。果戊午。僅四十有二耳。戊

午乃光和元年。考通鑑目錄。是年四月庚午朔。五月己卯朔。無戊午日。且古人始生。只記年月日。不及時。故唐李虛中推命。猶不以時。見韓昌黎集。按今演義所載周倉事。隱據魯肅傳。貂蟬事。隱據呂布傳。雖其名不見正史。而其事未必全虛。余近作三國志旁證。皆附著之。

金聖歎

今人鮮不閱三國演義。西廂記。水滸傳。即無不知有金聖歎其人者。而皆不能道其詳。王東淑柳南隨筆云。金人瑞。字若采。聖歎其法號也。少年以諸生為遊戲具。得而旋棄。棄而旋得。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某宗伯作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啟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叶者。即指聖歎也。聖歎自為叶所憑。下筆益機辯瀾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於正。好評解稗官詞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歸元恭。莊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願一時學者。愛讀聖歎書。幾于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負其才。益肆言無忌。遂陷于難。初。世廟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許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暱令。于是諸生被繫者五人。翌日。諸生羣哭于文廟。復逮繫十三人。俱

劾大不敬而聖歎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興大獄。廷議遣大臣即訊。并治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傳會逆業坐斬。聞聖歎將死。大歎詫曰。斷頭至痛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大奇。予是一笑受刑云。

神木

歸途過杭州。由城外西湖。取道小慈淨慈寺中。兒輩以運木井為疑。寺僧云。相傳為宋嘉定時道濟大師。因起淨慈殿。需大梁棟。悉由此運出。適殿材已具。故後到之一木。即仍存井中。言之鑿鑿。語似不經。然佛力無邊。有不可以常理測者。何燕泉餘東序錄載。永樂四年。肇造帝京宮殿。工部尚書宋禮承命取材于蜀。得大木若干于馬湖。一日木忽自行。所過聲如雷吼。巨石為開。膚寸不損。事聞。詔封其山為神木山。建祠祭享。此事史雖不載。而時代甚近。諒非子虛。則淨慈之事。何足為怪。記嘉慶辛酉。余在京過夏。是年京畿大水。順天府屬三河等縣。水高數丈。有木直立水中而行。端與水平。端上恒有光。夜望若燈。或有龜魚蹲其上。相傳為龍造宮取木也。邑父老有知其事者。謂木取于平谷縣深山中。或十餘年。或二十餘年。輒一取其歲必大水。又有老嫗言。幼時其戚某家北山下。一日有六七人如木工狀。暮投村中。皆不肯留。因詣

戚某家憐而止之宿。天明客尚未起。穴窗以窺。但見魚鼈縱橫于地。驚而退。乃大呼曰。日高矣。頃之客出。故如昨也。臨行留一物置檐間為謝。囑勿移動。及水發。村廬俱淹。此一家獨無恙云。道光癸未夏。淫雨為災。直隸百餘州縣皆成巨浸。先是三月間。有十三人。衣青。襪襪襦袴皆一色。腰斧鋸。過平谷西門外飯肆。各食素饅頭。告主人以取木歸。與前辛酉過其店者形狀相類。眾皆惶懼。恐復被浸。至是果然。然則龍宮伐木事有明徵。佛殿運木理亦可信矣。

釣臺詩

七里灘舟中。偶從蓬窗望見釣臺。高倚天半。回憶四十餘年前。曾經登眺。此景如在目前。偶以指示兒輩。有踴躍欲繫纜一登者。船中舵工水手皆不欲。謂登臺者多不利。遂止。余曰。此語不必盡然。然記嘉慶辛酉年。公車過此時。同計偕者五人。齊北瀛。謁陳西山。國銓吳和庭。觀樂皆不欲登。余與陳虛舟。龍標賈勇陟其巔。曾有詩紀之。是科北瀛成進士。西山和庭皆大挑一等。惟余與虛舟打錫鏢而回。則不可謂俗誘之竟屬子虛也。因繕示我周行中詩句示之。謂羞見先生面二語。固已明明告我耳。恭兒問此詩有可考否。余曰。此詩見元詩選。為趙蒙齋所作。蒙齋名璧。字寶仁。雲中

懷化人。官至平章政事。元詩選亦只存此二十字。惟名利二字。作卿相。亦不知其何所據也。

首縣

小住衢州府城西安令某。極言衝途附郭縣之不可為。因舉俗諺。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云云。按此語。熟在人口。宋漫堂筠廊隨筆。已載之云。其先文康公。起家陽曲令。常述此語。則其來亦遠矣。近時有作首縣十字令者。一曰紅。二曰圓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認識古董。五曰不怕大虧空。六曰圍棋馬鈞中中。七曰梨園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齊整。言語從容。九曰主恩憲德。滿口常稱頌。十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語語傳神。酷肖。或疑認識古董四字為空泛。不知南中各大省州縣。交代前。憑首縣核算。有不能不以重物交抵者。余在江南。嘗於萬廉山郡丞承紀處。見英德石山一座。備皺瘦透之美。中有趙甌北先生鐫題款字。云係在丹徒任內交代。抵四百金者。又於袁小野郡丞培處。見一范寬大幅山水。亦係交代抵五百金者。使非認識古董。設遇此等物。何從判斷乎。若第十字所云。則亦惟南中衝途各缺有之。偏遠苦瘠之區。尚攀躋不上也。

典史

各縣典史為流外官。古但稱吏攢而已。然往往亦擅作威福。有為作十字令者云。一命之榮稱得。兩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銀領得。四鄉地保傳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書發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門開得。九品補服借得。十分高興不得。曲終奏雅。則非但雅謔而官箴矣。

上衙門

州縣衙參情狀。各省大畧相同。桂林有分段編為戲齣者。尤堪噴飯。一曰烏合。二曰蠅聚。三曰鵲噪。四曰鵲立。註司道班五曰鶴警。六曰鳧起。七曰魚貫。八曰鷺伏。九曰蛙坐。十曰猿獻。謝十一曰鴨聽。十二曰狐疑。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鴉飛。十五曰虎威。各喊與夫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蟻夢。此皆余所見所聞者。當時不覺其可笑。歸田後。歷歷憶之。真可入啟顏錄也。

清客

都下清客最多。然亦須才品稍兼者。方能自立。有編為十字令者曰。一筆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圍棋。六齣崑曲。七字歪詩。八張馬釣。九品頭銜。十分

和氣有續其後者曰。一筆好字不錯。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不吐。四季衣服不當。五子圍棋不悔。六齣崑曲不推。七字歪詩不遞。八張馬鈞不查。九品頭銜不選。十分和氣不俗。則更進一解矣。程春廬曰。果能如是。雖近今翰苑諸君。何以加此。然吾見亦罕矣。

酒令

酒令有雅而謹者。宋人即尚之。如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或曰。光武師渡溇沅。河既濟未濟。或曰。劉寬婢糞污朝衣。家人小過。東坡曰。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當時蓋指王荊公也。前明陳詢忤權貴被謫。同僚送行。因餞席說令。陳循曰。轟字三個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穀曰。品字三個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詢自言曰。轟字三個直。黑出字成黠。直直直。馬往而不三黠。有張李二人互相謔者。張名更生。李名千里。因席間舉令。李曰。古有劉更生。今有張更生。手中一本金剛經。不知是胎生。是化生。是卵生。張曰。古有趙千里。今有李千里。手中一本刑法志。不知是二千里。二千五百里。是三千里。又江南無錫令。卜大有善戲謔。聞新任宜興方令者。年少而有口才。與同僚武進令商議。其日有公宴。

預擬一令。欲以窘新宜興。既入席。卜曰。我有一令。不能從者。罰一巨觥。乃曰。兩火為矣。此非鹽醬之鹽。既非鹽醬之鹽。如何添水便淡。武進令曰。兩日為昌。此非娼妓之娼。既非娼妓之娼。如何開口便唱。新宜興方令曰。令不難遵。只是冒犯卜老先生。眾曰。但言之。方曰。兩土為圭。此非烏龜之龜。既非烏龜之龜。如何添卜成卦。眾乃大笑。服其敏捷。或云。此前明方大司馬逢時事。

燈謎

韻鶴軒筆談云。燈謎有十八格。曹娥格為最古。次莫如增損格。增損即離合也。孔北海始作離合體詩。其四言一篇曰。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呂公飢釣。闔口渭旁。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安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比他可忘。玫瑰隱耀。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饜安行。誰謂路長。此詩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如第一句漁字。第二句水字。漁犯水字而去。水則存者為魚字。第三句時字。第四句寺字。時犯寺字而去。寺則存者為日字。離魚與日而合之。則為魯字。餘皆倣此。此外復有蘇黃諧聲。皓首粉底。正冠正履。分心素心。重門垂柳諸格。要不及會心格為最古。國語。秦客為廩。辭於晉之朝。范文子

知其三。此謎之緣始也。在左氏。則有河魚庚癸之言。在樂府。則有藁砧石闕之句。皆近于謎。特未施諸燈耳。國初毛際可作七絕十六首。每句隱一古人姓名。其在孟子內。遂為傳作。近時偶閱七嬉。見水天謎虎中一百二十八謎。頗有思致。如一點胭脂。打赤也為之小。傳語報平安。打言不必信。紅旗報捷。打克告於君。人人盡道看花回。打言游過矣。恨不作第一人。打氣次焉。官場如戲。打仕而優。昱。打下上其音。走馬燈。打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吃煙。打食在口。則吐之矣。打一時半刻。亞元。打又是一個文章魁首。專門名家。打這人一事精。尤為警策。余友僻耽。亦嘗製四書古人謎。俱能別開生面。如郁郁乎文哉。打華周。准飭差。打許行。春風纔度玉門關。打泄柳。建安七子。打曹交。絲套。打綿駒。三千寵愛在一身。打王謹。莫把豐肌認太真。打瘠環。自訴平生不得志。打陳辛。巨鰲無力冠靈山。打戴不勝。古貌。打陳相。三尸守夜。打彭更。超陞按察使。打飛廉。孫。打子產。日躔大梁之次。打離婁。帝高陽之苗裔。帝高辛之苗裔。打龍子。余謂之曰。如日躔大梁之次。未免太典。須得天文家來猜矣。渠曰。誰家沒得時憲書乎。余為語塞。以是信開卷有益之言為不謬。

余養痾吳門。居滄浪行館中。時來視余者。為蘇鰲石。吳棟華。錢梅溪。楊芸士。吳青士。

諸君子。病間亦不欲聞近事。酒次。惟雜舉觴。令為戲。時值上元燈節。或以外間街市。

燈謎相聞者。率不能愜人意。因憶說部所載燈謎。有極渾成大雅。及其可解頤者。如。

松子。猜四書一句。父為大夫。分明周易語。卻是楚騷心。猜四書二句。象曰鬱陶思君爾。止子路宿。

猜四書一句。孝氏旅於泰山。打胎。猜四書一句。既疑其生又欲其死。怕妻羞下跪。猜四書一句。懦夫有立。

志。四个頭。八隻眼。四隻手。十二條腿。猜四書一句。牛羊父母。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两个活。

的。两个死的。两个有名姓的。两个無名姓的。猜四書一句。華周杞梁之妻。遊方和尚廟。無人。

猜四書一句。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節孝祠祭品。猜四書一句。者寡之。睢陽城。猜四書一句。巡所守也。國。

士無雙。猜四書一句。信何謂。朱筆寫詞字。猜四書兩句。未同而言觀其色報報然。千不是。萬不是。都。

是小生的。不是。猜四書一句。平旦之氣。佯。猜四書二句。何可廢也。核。猜四書二句。不連。果在。

外仁在其中矣。才名猶是楊盧駱。勃也。何因要在前。猜書經一句。王不。佳文字。猜書經一句。

惟數學半。主器莫如長子。猜詩經一句。蓬豆大虎。前頭吹笛子。後頭敲破鑼。猜詩經二句。魚麗于鱖。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

之鞞。猜詩經一句。與說成。朗誦漢書史記。猜左傳一句。有班馬之聲。帶見小門生。猜左傳一。

句。老師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猜官名一个。玉環晉襄公。猜字一。奔賦

得偃武修文。得閒字。猜字一。股春雨連綿妻獨宿。猜字一。一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

猜字一。人從左看到右。此字在口頭。從右看到左。居間却是我。猜字一。仲夫妻猜拳。

一个叫梅花。一个叫八馬。猜字一。語一个大一个小。一个跑一个跳。一个吃人一个

吃草。猜字一。騷左看三十一。右看一十三。合攏來是三百二十三。猜字一。非眉峯聳

翠。猜唐詩一句。山從人么二三四六。猜宋詩一句。繞有梅花事父母幾諫。猜鳥名一。

規。浣花草堂。猜鳥名一。杜覓黑車王。猜西廂記一句。全不見半掠。猜西廂記一句。半

就禽。猜西廂記一句。離多太史公下蠶室。猜琵琶記一句。畢竟是文章誤用時丟在

地下。不用時安在桌上。猜物一。木子龍單身保阿斗。猜藥名三。常山獨活韓文公像

猜四書兩句。不連。今日愈衛宣姜夢長庚入懷。猜禮記二句。為飯也妻者息上加息

猜孟子一句。以利為本戊辰。猜易經二句。地數五吊者大悅。猜易經一句。先號咷上是馬。

下是字。下是馬。上是字。兩頭是馬。中間是字。猜字一文。

稟賦不同

昔人以夜卧不覆首。為致壽之原。取其夜氣之不鬱蒸。又有百病從脚起之說。蓋湧

泉穴與心相通。風最易入。故養生家皆慎之。然人之稟賦不同。有不可以一律論者。相傳曹文恪公秀先。卧被僅四尺餘。只覆胸腹而已。赤兩足置於被外。雖嚴寒亦然。

劉文清相國壩。卧被甚長。睡時將被摺為筒。疊其下半。揆入之。家人俟其入於被中。

并將上半反疊。如包裹狀。雖酷暑亦然。是皆罕聞之事。然兩公畢生泰然。並無傷寒

傷熱之證。且各登上壽考終。則理之不可解也。憶余官袁浦時。於霜降安瀾後。同兩

部公觴河上。三大憲孫寄圃節相居中。左為顏惺甫漕帥檢。右為張蓮舫河帥文浩。

自己初入席。坐至亥正。漕帥微露倦容。兩目稍閉。節相睨之而笑曰。三兄睡着了。漕

帥瞿然曰。我正聽曲。何曾睡耶。節相曰。三兄平日在署。以何時睡。漕帥曰。必到亥初。

節相大笑。復左右視曰。世上人有亥初即睡者乎。語畢。復大笑不止。且對漕帥曰。君

言亥初必睡。今已亥正。又何以不睡乎。漕帥正色曰。我言署中常日如此。今夜有戲

可觀。有酒可酌。又胡為必睡耶。滿堂為之歡噱。少頃。漕帥問節相曰。且請教中堂。在

署以何時睡。節相曰。我照常辦事時。必到子正始睡。否則丑初或丑正。俱不可知。至

寅初。乃無有不睡者矣。漕帥哂曰。然則中堂不必言何時睡。但當言今日辦事。明日

睡而已。合坐又為大笑。二公言此時。皆年已踰七十。常聞人言。亥子之間。必須熟寐。

一二時。否則大傷陰氣。二公起居遠不相謀如此。而厥後並享大年。然則大貴人固不可以常情測度乎。

少食少睡

今人以飽食安睡為有生樂事。不知多食則氣滯。多睡則神昏。養生家所忌也。昔應璩詩言中叟得壽之由。日量腹節所受博物志言所食愈少。心愈開。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損。孫思邈方書云。口中言少。心中事少。腹裏食少。自然睡少。依此三少。神仙訣了。馬總意林引道書云。欲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腹無屎。此皆古人相傳養生之訣。而余于今人亦得其證。記在京日。侍戴可亭師。請示却病延年之術。師曰。我督學四川時。得疾似怯證。或薦峩嶺山道士治之。道士謂與余有緣。能治斯疾。因與對坐五日。教以吐納之方。疾頓愈。至今數十年。乃強健勝昔也。時師年已八十餘。風采步履。只如六十許人。自言每日早起。但食精粥一大碗。晡時。食人乳一茶杯。或傳師家畜一乳娘。每隔帳吸乳。嚙之。乳盡。輒易人。蓋已廿餘年。師諱而不言也。余偶問曰。即此已飽乎。師大聲曰。人須喫飽乎。又聞黃左田師談。我直南齋。直樞廷。已四十年。每夜早起。不以為苦。惟亥子二時得睡。即足耳。在樞廷日。每於黎明。視奏摺。

小字不用燈光。其目力遠勝少年。後師引年歸。甫得高卧。至日高時始起。而兩眼驟昏矣。

品茶

余僑寓浦城。艱于得酒。而易于得茶。蓋浦城本與武夷接壤。即浦產亦未嘗不佳。而武夷焙法實甲天下。浦茶之佳者。往往轉運至武夷加焙。而其味較勝。其價亦頓增。其實古人品茶。初不重武夷。亦不精焙法也。晝漫錄云。有唐茶品。以陽羨為上供。建溪北苑不著也。貞元中。常袞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之研膏茶。丁晉公為福建轉運使。始置為鳳園。今考北苑。雖隸建州。然其名為鳳皇山。其旁為壑源沙溪。非武夷也。東坡作鳳味硯銘有云。帝規武夷作茶園。山為孤鳳翔且嗅。又作荔支歎云。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直以北苑之名。鳳皇山者為武夷。漁隱叢話辨之甚詳。謂北苑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與西來武夷溪水合流。東去劍溪。然又稱武夷未嘗有茶。則亦非是。按武夷雜記云。武夷茶。賞自蔡君謨。始謂其過北苑龍團。周右父極抑之。蓋緣山中不曉焙製法。一味計多狗利之過。是宋時武夷已非無茶。特焙法不佳。而世不甚貴爾。元時。始于武夷置場官二員。茶園百有二

所設焙局于四曲溪。今御茶園。喊山臺。其遺迹並存。沿至今日。則武夷之茶。不脛而走四方。且粵東歲運。番舶通之外夷。而北苑之名。遂泯矣。武夷九曲之末。為星村。鬻茶者。駢集交易于此。多有販他處所產。學其焙法。以贗充者。即武夷山下人。亦不能辨也。余嘗再游武夷。信宿天游觀中。每與靜參羽士。夜談茶事。靜參謂茶名有四等。茶品有四等。今城中州府官廨。及豪富人家。競尚武夷茶。最著者曰花香。其由花香等而上者。曰小種而已。山中則以小種為常品。其等而上者。曰名種。此山以下。所不可多得。即泉州廈門人。所講工夫茶。號稱名種者。實僅得小種也。又等而上之。曰奇種。如雪梅木瓜之類。即山中亦不可多得。大約茶樹與梅花相近者。即引得梅花之味。與木瓜相近者。即引得木瓜之味。他可類推。此亦必須山中之水。方能發其精英。閱時稍久。而其味亦即稍退。三十六峯中。不過數峯有之。各寺觀所藏。每種不能滿一斤。用極小之錫瓶貯之。裝在名種大瓶中間。遇貴客名流到山。始出少許。鄭重瀹之。其用小瓶裝贈者。亦題奇種。實皆名種。雜以木瓜梅花等物。以助其香。非真奇種也。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種之類。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為無上妙諦矣。不知等而上之。則曰清香。而不清。猶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則曰甘香。而不甘。則苦

茗也。再等而上之。則曰活。甘而不活。亦不過好茶而已。活之一字。須從舌本辨之。微乎微矣。然亦必淪以山中之水。方能悟此消息。此等語。余屢為人述之。則皆聞所未聞者。且恐陸鴻漸茶經未曾夢及此矣。憶吾鄉林越亭先生。武夷雜詩中。有句云。他時說朋輩。直飲玉漿回。非身到山中。鮮不以為欺人語也。

品泉

唐宋以還。古人多講求茗飲。一切湯火之候。瓶盞之細。無不考索周詳。著之為書。然所謂龍團鳳餅。皆須碾碎。方可入飲。非惟煩碎弗便。即茶之真味。恐亦無存。其直取茗芽。投以淪水。即飲者。不知始自何時。沈德符野獲編云。國初四方供茶。以建寧陽羨為上。時猶仍宋制。所進者俱碾而揉之。為大小龍團。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採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筍。置茶戶五百。充其徭役。乃知今法。實自明祖創之。真可令陸鴻漸蔡君謨心服。憶余嘗再游武夷。在各山頂寺觀中。取上品者。以巖中瀑水烹之。其芳甘百倍于常時。固由茶佳。亦由泉勝也。按品泉始于陸鴻漸。然不及我朝之精。記在京師。恭讀純廟御製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記云。嘗製銀斗較之。京師玉泉之水。斗重一兩。塞上伊遜

之水亦斗重一兩。濟南珍珠泉斗重一兩二釐。揚子金山泉斗重一兩三釐。則較玉泉重二釐或三釐矣。至惠山虎跑則各重玉泉四釐。平山重六釐。清涼山白沙虎邱及西山之碧雲寺各重玉泉一分。然則更無輕于玉泉者乎。曰有。乃雪水也。常收積素而烹之。較玉泉斗輕三釐。雪水不可恒得。則凡出山下而有冽者。誠無過京師之玉泉。故定為天下第一泉。

百歲酒

余在甘肅晤齊禮堂軍門慎授一藥酒方。謂可治聾明目。黑髮駐顏。余服之一月。目力頗覺勝前。其方用蜜炙箭芪二兩。當歸一兩二錢。茯神二兩。黨參一兩。麥冬一兩。茯苓一兩。白朮一兩。熟地一兩二錢。生地一兩二錢。肉桂六錢。五味八錢。棗皮一兩。川芎一兩。龜膠一兩。羌活八錢。防風一兩。枸杞一兩。廣皮一兩。凡十八味。外加紅棗二斤。冰糖二斤。泡高粱燒酒二十斤。煮一炷香時。或埋土中七日更好。隨量飲之。軍門云。此名周公百歲酒。其方得之塞上。周翁自言服此方四十年。壽已逾百歲。翁家三代皆服此酒。相承無七十歲以下人。余自粵西刊布此方。僚案軍民服者皆有效。遂名梁公酒。有名醫孰玩此方。久而憬然曰。水火既濟。真是良方。其制勝全在羌活。

一味此所謂小無不入。大無不通。非神識神手。莫能用此也。自是而日三服。至今已八年。未幾余引疾歸田。僑居南浦。有患三年瘧者。乞此酒一小瓶飲之。前後凡兩人。皆應手霍然。而浦人不甚以為然。至有訾其方者。曰。此十八味平平無奇。而羌活一味尤不宜輕服。與粵西名醫之言正相反。余聞之。為齒冷而已。余同懷弟灌雲。廣文。素嗜飲。中年以後。已成酒癆。每日啜粥不過一勺。顏色憔悴。骨立如柴。醫家皆望而却走。適其長子元辰。在余桂林署中。錄此方寄之。灌雲素不飲燒酒。不得已。以紹酒代之。日飲數杯。以次遞加。半月後。眠食漸進。一月後。遂復元。客秋余回福州。相見。則清健較勝十年前。而豪飲如故。據言並未服他藥。只常服此酒。日約三斤。已五年矣。夫紹酒之力。固不及燒酒之厚。然服燒酒者。日以兩計。服紹酒者。日以斤計。則其力亦足相敵。故其效並同也。余五十餘歲時。鬢髮早白。鬚亦蒼然。自服此酒之後。白髮竟為之稍變。初亦不覺。惟剃頭時。自見所落髮針。不似從前之白。始知黑髮已有可據。惟白鬚如舊。細思其理。酒氣向上。故於髮易見功。而下垂之鬚。酒力未必能到。此理甚明也。

豆腐

豆腐。古謂之菽乳。相傳為淮南王劉安所造。亦莫得其詳。又相傳朱子不食豆腐。以謂初造豆腐時。用豆若干。水若干。雜料若干。合秤之。共重若干。及造成。往往溢於原秤之數。格其理而不得。故不食。今四海九州。至邊外絕域。無不有此。凡遠客之不服水土者。服此即安。家常日用。至與菽粟等。故虞道園有豆腐三德讚之製。惟其烹調之法。則精拙懸殊。有不可以層次計者。宋牧仲西陂類稿中。有恭紀蘇撫任內迎鑾盛事云。某日。有內臣頒賜食品。並傳諭云。宋瑩是老臣。與眾巡撫不同。著照將軍總督一樣。頒賜計活羊四隻。糟雞八隻。糟鹿尾八箇。糟鹿舌六箇。鹿肉乾二十四束。鱈魚乾四束。野雞乾一束。並傳旨云。朕有日用豆腐一品。與尋常不同。因巡撫是有年紀的人。可令御厨太監傳授與巡撫厨子。為後半世受用等語。今人率以豆腐為家厨最寒儉之品。且或專屬之廣文。食不足之家。以為笑柄。詎知一物之微。直上關萬乘至尊之注意。且恐封疆元老。不諳烹製之法。而鄭重以將之如此。惜此法不傳於外。記余掌教南浦書院時。有廣文劉印潭學師瑞紫之門斗。作豆腐極佳。不但甲於浦城。即他處極講烹飪者。皆未能出其右。余嘗晨至學署。坐索早餐。即咄嗟立辦。然再三詢訪。不能得其下手之方。聞此人今尚在。已篤老矣。又余在山

東臬任公暇與龔李思學政

守正

訥近堂藩伯

詞爾

恩樓庵運使

恩特

鍾雲亭太守

鍾

同飲于大明湖之薜荔館時侯理亭太守

堂

為歷城令亦在座供饌即其所辦也

食半忽各進一小碟每碟二方塊食之極佳衆皆愕然不辨為何物理亭曰此豆腐耳方擬於館訂會次第仿其法而余旋升任以去忽忽忘之此後此味則遂如廣陵散杳不可追矣因思口腹細故往往過而即忘而偶一觸及則饒涎輒不可耐近年僑居浦城間遇觴客必極力講求此味同人尚疑其有秘傳也

廚子

徐興公榕陰新檢中載吾鄉曹能始先生學佳與二友同上公車惟先生攜一僕凡途中飲饌之事皆先生主之僕善烹飪二友食而甘之而微嫌其費頗有煩言一日僕請先生與二友分爨曰我實不能伺候三人先生不肯僕即請去先生曰我實不能以僕故而開罪于友人聽之臨行請曰我即當回闕但乞一信帶呈家中人俾知並非負咎被逐耳與之信時方行到蘇州比先生至京而此僕早已抵闕蓋即蘇州發信之次日也家中人詰其故曰我實天上之天廚星也吾家主人乃天上仙官我應給其任使被二客者何福以當之語畢遂不知所之聞此二客後亦各享大年蓋

月餘。日飽飲天厨之效云。按袁簡齋續齊諧中亦載曹能始先生飲饌極精。厨人董桃媚者尤善烹調。先生宴客非董侍則不歡。先生同年某督學蜀中。之作饌者乞董偕行。先生許之。遣董董不往。怒逐之。董跪而言曰。桃媚天厨星也。因公本仙官。故來奉侍。督學凡人豈能享天厨之福乎。言畢升堂向西去。良久不見。二書所載各異。而皆屬之能始先生。且徐興公與先生同時人。見聞尤近。必非無因矣。余家有陳東標者。頗能烹調。輒以此誇于眾。眾因戲呼之為天厨星。實則庸手而已。余於能始先生無能為役。則陳東標之於董桃媚。又豈止仙凡之判哉。

小炒肉

乾隆乙卯。余留京過夏。主游彤白侍御。

光緒

家時同居者。為葉蓮山太史。

大觀黃星

巖。全光陳研農。

義

二邑侯。王虛谷。

錫齡

陳德羽。

鵬飛

二孝廉。談次各舉所嗜之饌品。

侍御以小炒肉為最佳。眾皆笑之。然侍御厨中所出之小炒肉。則實可于口。無怪其侈為俊味。未幾而林樾亭先生至京。飲譙間。有以此語告者。先生曰。彤白尚是講究家。若我則所嗜惟肉。生平行勝所經。無論天涯地角。但是有酒可傾。有肉可飽。處便足陶然。酒不論精粗。肉亦不論煮法也。侍御與先生皆巨人長德。故不苛求飲饌如此。

余每飯必與厨子磨牙。小炒肉一味。余但呼之為寸炒錢繩。頗不下箸。厨子手段固拙。而余則有愧鄉先哲。未免為飲食之人矣。憶在京中聞一故事云。年羹堯由大將軍。貶為杭州將軍後。姬妾皆星散。有杭州秀才。適得其姬。聞係年府專司飲饌者。自云。但專管小炒肉一味。凡將軍每飯。必于前一月呈進食單。若點到小炒肉。則我須忙得半日。但數月。不過一二次。他手所不能辦。他事亦不相關也。秀才曰。何不為我一試之。姬哂曰。酸秀才談何容易。府中一盤肉。須一隻肥豬。任我擇其最精處一塊用之。今君家每市肉。率以斤計。從何下手。秀才為之嗒然。一日秀才喜。告姬曰。此村中每年有賽神會。每會例用一豬。今年係我值首。此一豬。應歸我處分。卿可以奏技矣。姬諾之。屆期。果抬一全豬回。姬詫曰。我在府中所用。係活豬。若已死者。則味當大減。今無奈何。姑試之。乃勉強割取一塊。自入厨下。令秀才先在房中煮酒以待。久之。捧進一碟。屬秀才先嘗之。而仍至厨下。摒擋雜物。少頃入房。見秀才委頓于地。僅一息奄奄。細察之內。已入喉。並舌皆吞下矣。按吾鄉俗諺。有每嘗美味者。必先將舌頭用線羈住。即此故事所由來也。聞者蓋無不發一大噱云。

奴僕

子平家推人星命。每分十二宮。于大局往往不差。余八字中。奴僕宮最不佳。聽之而已。官京師十年。無一如意者。舊聞京官僕資。每月京錢一千。余月給京錢二千。冀稍用命。而頑梗如故。時余方值軍機。在家日少。留家之僕。率皆高卧。有看門周姓者。因此被予怒斥。口出怨言。並背言如此薄資。又復苛責。只索不幹了。余微聞之。不與較也。是夜仍須入直。五鼓即起。飯未畢。而室中鄭夫人亦披衣起。余愕然曰。爾尚抱病。何事早起。則對曰。我微聞周僕要辭去。言甚決。婢媪輩亦述其悻悻情狀。今日君須入直。不得不早起。覘之。余因此遂放心出門。而是午適奉出守荊州之命。翌日。即須遞摺謝恩。因留直不出。而飭隨僕回家取衣服鋪蓋以進。微詢周僕情狀。則云照舊謹慎看門。並不提及前話。時喜報早到門矣。後此僕隨予出京。歷荊州淮海兩任。司閤。甫以他故斥去。熟聞京官之僕。偶有過失。輒不敢大聲呵斥。恐其即散。蓋工資甚薄。而又無他出息。無怪其然。迨予外官二十年。則情形頓改。所用僕輩。偶有過失。只有被逐。而從無告辭者。或謂所入較豐。不無戀戀。余則謂奴僕宮雖不佳。而有官星照壓之。雖狡獪。無所施其技倆。非僅有所戀也。自壬辰初次引歸。家居三年。只一六十餘歲者。應門值奉。召復出。旨到。程梓庭督部謹錄出。加封送閱。余方照。

常早睡未起。而此僕遂將此封置之几上。並不促余起視。即此一事。其他可知。壬寅二次引歸。僑寓浦地。則所用者。益離奇百出。每遇客至。或自出門。則可笑可怒之端不一而足。余嘗戲呼之為三分奴。謂一人須三分之一人。一分鬼。一分畜生也。既乃靜言思之。則此三分奴者。又非無因而至前。蓋奴僕之服勞于主。固有財以動之。亦有義以臨之。當外官時。我為國家出力。為百姓勞心。此輩既歸我任使。自不能置身事外。今則早眠晏起。毫無所事。我身既于國家無益於百姓無關。而尚責此輩以為我出力。為我勞心。豈非不恕。夫既無義以臨之。又無財以動之。則此輩之隨感而應者。正是自然之理。大順之情。又何怪乎。因此心平氣和。但以三分奴待之。而無所怨尤于其際。適讀東巖重梓劉念臺先生人譜中。有禁虐使奴僕一條。後引傳曰。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乃不覺處之泰然也。

縫人

縫人通稱裁縫。以能裁又能縫也。而吾鄉之學操官音者。因縫與房音近。訛而為裁房。眾口同音。余家婦女多隨宦者。自負為善說官話。亦復呼裁房不絕聲。牢不可破。余嘗笑之。則羣辨曰。司茶者為茶房。司厨者為厨房。則裁房亦同此例耳。然則剃頭

者亦當稱剃房。裱藉者亦當稱裱房。木匠亦當稱木房。泥水匠亦當稱泥房乎。縫人之拙者莫過于浦城。其倨傲無禮亦莫過于浦城。浦人風尚節儉。士大夫率不屑豐食美衣。即素封家亦然。惟長年製衣不倦。余常往來一二知好家廳事。無不有裁衣棚架者。縫人見客過皆堅坐不起。余偶以語門徒詹捧之。捧之曰。某嘗呼此間縫匠為大王。蓋亦嫉其倨傲。且言家中婦女輩每奉之如上賓。惟所指揮。此風殆不可化也。余歸為兒女輩述之。無不匿笑。因合家亦呼縫人為大王。而裁房之稱終不肯改。其偷竊衣料及皮絮之屬。又極巧而實拙。迥不在意計之中。余宅中偶製新衣。使僕輩督之。輒至喧呶不止。適余換製一皮馬褂。用月色綢為裏。甫製成。即擲出。令換鈕扣。且斥之曰。一鈕扣尚且釘錯。似此本領。何喧呶為。渠狼目熟視再四。大作京腔曰。並無釘錯。何以冤我。余指身上一翻穿馬褂斥之曰。若爾所釘不錯。則我之舊衣俱錯矣。此係以月色綢為裏。非以為面也。自應照常左扣右絆。何得右扣左絆。因使僕輩盡出。翻穿之長褂及馬褂示之。並厲聲色痛斥一番。渠乃嗒然不敢辯。自是之後。凡縫人之氣少衰。至余家者始稍謹默。夫一技雖細。而既專司其事。即未可掉以粗心。憶蔣伊臣鑒錄中有一條云。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

無不合度。常有御史令裁公服。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你裁衣何用。知此曰。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任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内存冲挹。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相稱也。此雖譏言。卻有至理。又豈此間大王所與知乎。

歸田瑣記卷七終

歸田瑣記卷八

清 福州梁章鉅撰

北東園日記詩

早年向學中歲服官日必有記用資稽考自歸田後無所事事遂輟筆焉而山中歲月閒裏居諸亦不忍竟付飄風漫無省紀間以韻語代之三年以來忽忽積成數十首兒輩喜其語質易曉而多逸事可傳並乞加注語以暢其旨則猶之乎日記云爾因自題為北東園日記詩附入歸田瑣記之餘以待繼此隨事增加仍不以詩論也

歸田何事不真歸但說無田抑又非直是有家歸不得三山雙塔隔斜暉事詳第二卷

小巷深深蘇厝術隨方寄廡是家風運期自愧無高節那得人皆舉伯通吾家伯鸞高士易姓

運期見後漢書及廣韻

滄海橫流到處難老臣何敢即求安三時屏息蓬門裏信是屯遭骨相寒初到浦城日即值城

中民變縣官被頑民倒抬出城橫加凌辱城東富紳某新宅遭其拆毀勢且洶洶即

在余之後門人聲鼎沸余茫不知其由惟杜門屏息而已憶吳棟華同年蘇州送行

詩有去住無安土也還念老且之句語最沈着為時

所稱乃竟成夜半回舟之兆又宛為今日為照也

買宅由來重買鄰急何能擇且因循鼻鸞不礙分棲穩燕雀終歸大造仁卜宅之初橫逆之來

至不可理喻。未幾即歸。我
情擾如魚鳥之親人也。

一邱一壑舊花園。新居本宋侍制章衡花園。衡即因此而名。陋巷重開駟馬門。那有滿贏餘萬卷。護

持昕夕祝長恩。新宅本荒區。余築大樓五楹。貯書萬卷其上。

誓墓高風不可尋。松楸回首十年心。梅亭山轉姚岐崙。空對西風淚滿襟。癸卯秋。始

墓。祖塋在梅亭山。先嚴慈及先室墓。在姚岐崙。相距不及一里。俗呼崙作去聲。按廣韻集韻崙並盧。是切音論則俗呼正古音也。

兼旬朋酒太匆匆。歸里翻成踏雪鴻。祇有東園閒草木。頻年應戀主人翁。任福州。僅

復勿勿買舟旋浦。回首東園花木未免有情。

江南嶺右苦相隨。今日山鄉事事宜。三十年來離合迹。花間題徧尚無詩。余歷官江

女蘭省。皆隨侍。余曾以百花畫卷賜之。每一離合。必題數字卷末。以存泥爪。但無詩耳。

附蘭省和韻

萬里金城有夢隨。天教移節慰民宜。大人奉旨重出。即授甘藩。萬里長途。無從

也。左右年來幸得趨庭近。燕寢香中且學詩。

敢說雲龍上下隨。萊衣斑後亦相宜。絳趺朱萼庭階盛。愧讀蘭咳潔養詩。

兩家眷屬一家通。惜暖憐寒卅載中。最喜琅琅聽夜讀。畫堂西畔小樓東。三女壽筵。于歸後仍

隨余同居。坐三十載。備極扶持之勞。今內
外孫皆能讀書。已就宅中分東西。就塾矣。

水複山中去住忙。曉梳脫髮晚稱觴。一年之聚何年再。夢繞君家蘭詒堂。四女蘭衡。別將十年。

因作七十壽辰。開闢到此。僅作一年。歡聚即復旋歸。

附蘭衡和韻

忘卻扁舟遠涉忙。欣將雁序共稱觴。祇今回首千山外。但覺神馳綠野堂。

莫笑年來山澤儀。天香也與小園宜。置身富貴何須早。用杜句。杜滿眼雲霞只自怡。園中牡丹

頗盛。初次開筵。招客賞之後。但閉門自怡而已。

頻年春色歸金爵。鎮日香風守玉瓶。如此名花相澹對。西峯定有夢通靈。金爵。玉瓶。皆名花之

異種者。吳魯庭所贈也。魯庭家福州西峯里。

附逢辰和韻

南中無數佳花木。第一難忘是玉瓶。悵望東園歸未得。青春何處醉劉靈。

筍莊佳處徧開觴。增綠來青地未荒。更願主人清興發。鴻泥重踏息陰房。祝東巖。屋招飲于筍

莊之徧增綠。軒環池而坐。池之東。即來青亭也。惜三十年前。下榻之息陰山房。未能再至。

好山深處一身藏。當日僉僉弟子行。轉眼風流易消歇。更無人問舊書堂。余掌教南浦書院六年。極

一時人文之盛。今名山如舊而情事頓殊矣。

屋後青山闢洞天。閒來選勝續前緣。仙坑那及仙樓好。釋我相思五十年。重九日與東巖步遊

仙樓並尋仙人坑之勝三十年前所神往也。

紛紛四部足旁搜。有味青燈不外求。豈為聲名勞七尺。漫言志業在千秋。魏書李天

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第三語本此。

第一名區夢筆山。三年勝地未重攀。暗中恐惹山靈笑。烏自高飛雲自閒。城西夢筆山為此邦

第一舊蹟荒廢已甚。屢聞議修而迄未舉行。

千峯百嶂轉芝城。添作山厨蠶尾羹。更喜海蟬來突兀。持螯一例助詩情。蟹與蟬皆海族而建

寧府任往有之。自余至南浦而負擔求售者始頻至。

年來老渴頗難支。夢到西瓜又荔枝。果許沉瓜還擘荔。惜無高會續南皮。此首為夢中所成適

兒輩好事。果為購寄西瓜鮮荔。因酌改夢中句紀之。

酒間忽報枇杷來。枇杷香山詩滿座。齊傾太白杯。何必貪心更彈缺。老饕已覺老懷開。

恭紀自京回。過浙中。先寄到鮑魚枇杷。鮑魚雖已變味。而枇杷尚鮮美也。

循陔遠道見深情。欣聽門前郭索聲。莫怪長筵徒大嚼。且增詩事到山城。丁兒攜眷北上。過浙

中寄到霜蟹兩大筐次日開筵
餽客即用丁兒來詩韻記之

附丁辰寄詩

望雲何以寄遙情。聊伴柴門剝啄聲。正是菊黃橙綠候。北東園裏壯詩城。

饒歲居然甘蠟粉。銷寒間亦薦螺香。頻煩子舍殷勤寄。竟把他鄉當故鄉。

福州除夕
飲家家必

設蠟粉通達兒寄到蠟棗因仿為之美不可言
時丁兒亦覓得香螺數枚遂以充銷寒之品

南宮門巷淨無塵。

達生于邦玉
團儀部之子

舊日臺江俠客貧。史生文邦曾寓福州南臺我正大聲勸誡是麥

舟應續畫圖新。

二生不克葬其親余皆力成厥事憶在蘇州曹助曹良國比部
塋堅葬親比部繪麥舟圖為謝吳中名流題詠者至數十家

附史生和韻

設趨歧路悵前塵。舊業依然守素貧。何幸義聲深感激。畫圖慰我表阡新。

附達生和韻

先疇舊德憶京塵。眷念清門下士貧。二十餘年霜露感。麥舟重到浦南新。

附停葬說

昔聖門之論孝也。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凡以事葬祭三者並重也。今人于父母。無不知事。其死也無不知祭。不如是。則有不孝之名。而無以自立。

于人世而獨于葬之一事。乃若忘之。果何說乎。蓋死者一日未入土。則一日之體魄未安。死者未安。而生者顧安之。則生前之事。如不事也。身後之祭。如不祭也。而猶覲然自立于人世曰。吾已盡子孫之道。其誰信之。今日之淹留不葬。相習成風者。其故有二。一則碍于兄弟之多。各執意見。以為此利。彼或不利。即間有破除拘忌者。而一經安葬之後。他房或小有事故。即歸咎于主葬之人。一則惑于風水之說。在己毫無主見。亦絕不細心訪求。或云某向不利。則因之改卜他方。或云某年不利。又因之另擇吉日。不思古人之未葬者。皆不釋服。載在禮經。且大清律中。明有職官三月而葬。若惑于風水。及託故不葬者。杖八十之條。此國法也。稽之于古。則南史載兗州刺史滕恬。烏程令顧昌。皆以未葬親而入仕。為清議所鄙。唐書載顏真卿劾奏鄭延祚。母死不葬。有詔終身不齒。宋史載劉曷與弟煥皆侍從。以親喪未葬。坐奪職。又張商英劾王子韶不葬父母。而冒轉運使判官之任。貶知高郵。又道山清話載孫莘老入相。不及一年。坐父死不葬。罷斥。此仕宦家所當汗下者也。至太微仙君功過格云。久淹親柩者。百過。道經又言。每歲臘日。北帝統率下界神祇。周查人間墳墓。其子孫即時修補者。福之。怠慢不修者。禍之。又云。七世祖墓。

有一不修。則子孫未能發達。則又凡士民家所宜惕然者也。夫道經所載。猶指墳墓不修者言之。況淹柩不葬。並墳墓而無之者乎。今之官者。縱不能遵禮經。亦奈何甘犯國法乎。今之士民。縱思倖逃陽律。亦奈何忍受冥誅乎。夫既不畏國法。不顧冥誅。則不得不大聲正告之曰。此不孝之實也。庶有人心者。不肯受此惡名。而幡然變計。力挽前愆。毋論官族士民。一轉念間。昔之有靦面目者。將悉化為孝子順孫。予以消沴而迎祥。豈不嫩歟。

齊魯晨星落落稀。

借韻

廿年蹤跡費相思。大雲忽作東南蔭。我為蒼生喜不支。

徐樹人觀察宗

幹。今奉安時。余曾以楮卓薦之。近奉命監司漳海。實閩南之長城也。過飲園中。盡索余近刻觀之。勿勿留一詩而去。數年來。過此者。不乏名流。皆不暇以片語為小園增重。此為閩山第一章矣。

附徐觀察詩

回首齊山九點烟。功收霖雨羨歸田。竹竿引水龍吟細。銅鼓藏雷鶴夢圓。薜荔翠縈文石上。芙蓉紅到研池邊。飽嘗珍饌兼書味。喜獲珍珠載一船。
吾師所賜。已刻書甚富。

長年黎藿似雲屯。善與人同即福門。羣笑兩家真好事。留香室與北東園。

余好刻書。而東巖亦

同。近復輯刊善書十種。時恭兒方刻勸戒近錄續錄三錄。余亦有雜著待刻。黎藿之煩。只此兩家。浦人咸咄咄以為怪事也。

陋巷年來藏器深。寔言榭篋繼雙林。

項墨林梁蕉林

高軒過我傾家釀。竟夜紅光燭斗參。自

浦後過客無有詢及書畫者。近黃琴山觀察德峻因查勘封禁山過此始為發篋擇其尤者縱觀之。觀察本鑒賞家復富收藏窮一日之力並凡評賞四年來第一韻事矣。

御屏風上列龔黃。未負江南一紙忙。濱海忽聞民氣活。薦賢功幸在維桑。

王履之太守履之太

宦江南循聲卓著。余于辛丑秋專疏保薦遂由直牧權守來閩時徐樹人觀察方奉諱歸去而履之即補守漳州初為漳民惜旋為漳民慶也。余于辛丑秋在江南疏薦者僅五人履之與練笠二人皆由直牧權守但雲湖即于是冬履兩淮都轉而黃石琴今已開府粵東矣。

真畏出門貪客來。柴扉頻為故人開。如何衮衮披肝侶。都作紛紛把臂回。

年來故人過此者如

蘇菴石督部楊雪椒光祿廖鈺夫高書皆留飲園中連日盤桓不忍舍去。

驚心薄俗太支離。失笑高門半守雌。一紙危詞何足算。三年五度遣楊枝。

浦城錮婢之風罕不

可破。余曾撰錮婢說一篇以代暮鼓晨鐘。乃殊少警覺者。余到浦甫三年而遣婢至五次皆不收其身價而中兩婢乃從錮婢之家轉鬻而嫁之者不可謂但以言感人矣。

附錮婢說

古禮女子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三而嫁。明以二十三為最遲也。孟子曰：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誠以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婢女亦女也。天下之最窮而無告

者。莫如鰥寡孤獨。然此四民者。即不幸。猶不必其相兼。而其無妻無夫無父無子。皆至于垂老而後廢。非窮于人。實窮于天也。若今之使婢。則幼而賣身于我。父母不能相顧。非孤而何。值應嫁之年。而禁錮之。使不得嫁。非寡而何。至老不嫁。則終身無生子之望。非獨而何。以一人之身。備歷其窮。而又非天之所使。則咎有所歸也。仁人君子。其能熟視而無覩乎。況婢女長大。情實必開。倘姦淫事發。不但誤其終身。而中篝貽羞。本家亦難以自解。甚至生子。又從而殘害之。忍心害理。其罪益大。獨不思及果報。念及子孫乎。吾願凡有使婢。年將至二十三歲者。必須亟為擇配。否則聽其適人。薄給本主之財。若本主有心禁錮。許婢家自陳于官。而族隣為之舉首。有隱蔽者。亦坐之以法。其擇嫁者。尤在不論身價。只求得所。使咸得各遂其生。庶不至肆行刻薄。以干神怒。而召天災。其亦中和位育之一助也。惟是果報之說。猶隱也。子孫之念。亦私也。今之有使婢者。大約皆讀書明理。知文識字之家。誠使日持此文。而反覆尋繹之。必默然有所動於中。語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實有無藉官長之董勸。文字之激發者。否則冥然罔覺。悍然不顧。吾甚恐其不得齒于齊民。不得立于人世。而將不可一朝居也。果報云乎哉。子孫云乎哉。

鄉隅俗尚本無憑。親見充街赤烏曾。今日衰翁偏古異。一雙朱履萬年藤。三十年前浦城士夫

無不穿朱履者。問其說。皆不能答。亦不知何時而盡改也。近萬壽的郡倅寄贈天台萬年藤杖一枝。

花辰雅集筵開。有客形容慘沮來。誰信九泉能避劫。可憐一紙晚聞雷。偶以花朝

後至者。顏色慘沮。眾皆怪而詰之。則曰。內先墳方被掘。棺內金銀器為之一空。余告以我分送厚殮說。何以付之不問。客泣然曰。此墳造于十餘年前。若我得早讀此文。

何致有今日之禍。余曰。但願繼此以往。人人皆守吾說。亦可以收之桑榆也。

附厚殮說

有詢于余曰。山縣患盜。而其禍莫烈于斲棺。比來此案疊出。官亦無如之何。巨紳富戶。尤惴惴焉。何以止之。余曰。惟禮可以止之。或迂其言。余曉之曰。死者必殮。禮也。古字。殮本作斂。取斂首足形而已。今會典及通禮。並載官員喪禮。越日小殮。三品以上。舍用小珠玉。五七品以上。用金玉屑。五又云。加殮衣。三品以上。五稱。複三禪。二五品以上。三稱。複二禪。一六品以下。二稱。複一禪。一過此。則為踰制而悖禮。夫珠玉而云小。金玉而云屑。但取容口可知。其言殮衣。至七品以下。而言舍。但稱七品以上。其以下之不得用舍。可知。舍之用。尚有制也。其敢如今之金銀壓首。珠玉周身乎。聞比年破業者。率係女棺。然則以厚殮而招盜。亦明矣。而凡子孫之殮。

其親。父母之殮其女。家長之殮其卑幼。猶必曰寧厚而無薄。是名為愛之而實所以戕之。無益于死者之毫末。而徒貽以身後之災。剝膚之慘。在子孫為不孝。在父母家長為不仁。而推其原。則由于不合禮而已。故吾曰。惟禮可以止之。夫循禮自可消患于無形。不循禮。其罪即極于不孝不仁。而無以自解。然則仁人君子。能無思變計哉。

移居贈我石為兄。問字頻來浦酒潏。七十九齡尚清健。老來第一老門生。

史生經邦以石益陳

酒為壽。今年七十九歲矣。

數百年來一石盆。無端飛入北東園。從來壽世關文字。安得坡公雪浪痕。

大方石盆亦購自磨

氏者。三面雕鏤頗工。而空其一面。茲為鐫數字為銘。非敢擬定州雪浪盆也。銘云。此數百年物。曾藏福州梁氏北東園中。他年當入浦城金石志也。道光乙巳夏。退菴老

書人

文翁雅意訪名師。說士渾無黨援疑。誰料狺狺起羣喙。公門一紙大離奇。

郭少汾邑侯。忽詣余

曰。南浦書院。至今尚未得師。實深焦急。鄙意竟在。若同年矣。侯與達兒為乙酉同年。故云。余明告之曰。我若省居。則君延余兒掌教。自無不可。今余挈家住此。則此局斷乎不宜。因別舉所知以對。侯以為然。乃定議。後竟有以梁紳項薦邑侯。勉從等語。列名控訴者。大不可解。

附逢辰和韻

谿工何必子方師。一嚇偏來腐鼠疑。莫怪佩蘭爭舐掌。城中索索本無奇。後二句合用昌

谷玉谿詩意

人生由命豈由他。用韓人海風雲宦海波。七十懸車聊自慰。且憑兒輩補笙歌。七十壽辰

適五兒子共聚一堂為廣微前部以助稱觴始聽之

偶向閒中作小忙。新知舊學互商量。更信兒輩設因果。散作人間翰墨香。恭兒方輯勸戒錄余

屢以舊聞附益之

頻年未悔守枯株。諸色諸光照坐隅。百朵花支一月久。始知佛種與凡殊。吳魯庭以優鉢羅花

一盆見贈守之三年不花今夏忽抽一箭百花叢拱一月始謝光色異常

邂逅城西賞菊筵。箭將再入大溪沿。烏衣亭榭重重改。觸我相思十四年。東巖招至大溪沿舊

宅看菊至辰秋挈家寓此一月有愴于懷

三年皮骨走崢嶸。夢到春明身已輕。愛日且增初日學。望雲兼慰看雲情。達兒由浦城挈眷回

福州以余七十壽辰設冒暑北來稱觴今又為異族所迫甫回福州即復挈家來浦北東園中無隙地因令英兒分宅而居頗有聯牀話雨之樂

附逢辰和韻

烏山頭角太崢嶸。迫我三年踪跡輕。畫地良難遷地苦。側身北望豈恒情。

敢言豪傑事崢嶸。身世鴻毛孰比輕。多少羣魚遊釜底。依然濠上寄閒情。

愛憐少子亦恒情。古訓原須賢父兄。何暇燕山希竇桂。但期本色紹書聲。英兒頗不悅學。近與

大兒同居。以怡怡兼切。偶漸可轉移氣質矣。吾郡勛以五子登科為美談。然如廖儀卿葉荏汀家。皆五兄弟連登鄉薦。而不入此數者。以皆在其父物故之後。不得構五

評。此俗例也。近惟曾霽峯家門有此扁。現省垣公評以郭遠堂侍御及余家。可以望此。余甚愧之。

附英辰和韻

敢負趨庭教誡情。蓬麻扶護望難兄。一經世守設何易。愧說丹山萬里聲。

且盡循陔潔養情。先鞭雲路仗諸兄。他鄉信美仍吾土。贏得連牀聽雨聲。

十餘代衍秀才家。舊德清門世所誇。余家自前明至今。以秀才相傳者十五世。河間紀文達師視闈學時。曾手製書香世業四字。榜

于要向虀鹽尋事業。莫憑京秩詡清華。余大二三兒。皆以監生登鄉薦。而四兒獨由秀才進取。議叙部曹。因作此勛之。

附映辰和韻

舊是書香世業家。一衿幸獲詎堪誇。顯揚報稱無窮事。但欲聯芳接棣華。

天倫樂事萃華堂。綠酒紅燈夜未央。如此團樂良宴會。可無詩句壓清狂。初伏。宴于韞玉堂中。

伏。宴于致曲山館。末伏。宴于思補堂山居。不可無此。迨暑之局。不妨竟日酣嬉也。

附逢辰和韻

檐鐸丁東響畫堂。風輪四面轉中央。冰桃雪藕涼如許。忽捧紅雲喜欲狂。風輪之製以圓

木為幹。周圍插木扇各緣以素綢。中鎔鐵為柄。而彎其受手處。下承以架。以一人轉其柄。即四座風生矣。于中伏日。適壽研二妹由福州寄到新荔。大人別有詩紀之。

漫言歲月去堂堂。博得三旬樂未央。轉瞬小池殘暑退。延秋高會續清狂。

附恭辰和韻

人意齊趨畫錦堂。閉門樂事未渠央。納涼正可添詩料。催句何能任醉狂。

附英辰和韻

皆山樓上讀書堂。余受業師住皆山樓上。燈火新涼夜未央。且聽陔南方視膳。敢耽酒趣託

詩狂

附蘭省和韻

人生樂事戀高堂。長日壺中景未央。但惜雁行千里隔。不同繞膝學兒狂。壽研二妹壽溥

四妹時皆在福州。

附三子婦婉蕙和韻

吉金貞石護深堂。欣得長生頌未央。翁大人所藏金石頗富。婉蕙日所用却憶大

椿當赤日。無多羣從。次公狂。

時家嚴大人遠在海鹽官署。情余四兄弟。只五哥一人侍側也。

福地深愁地脉回。內憂外侮困羣才。此時正合抽身去。且為名園盡一杯。

劉次白中丞。送乞歸。過

此留飲園中。極賞水石之美。稱為名園。

老來博奕豈荒耽。飽食終嫌不用心。藉免出門憧擾擾。猶勝午枕夢沈沈。

余素不喜博奕。老境

顧唐聊借春屬抽暇為之。藉消炎暑。卻午眠也。

池草堂中燈火涼。皆山樓下聽琅琅。夜闌人靜渾無事。且把歐碑課數行。

兩孫皆能臨歐陽信

本皇甫碑。每于夜闌人靜後課之。

文運由來仗起衰。彼都人士罔聞知。雨淋日炙余心惻。無作神羞禮亦宜。

浦城文昌宮。久祀舊

奉神像。雨淋日炙。已不忍言。甚至為花會匪徒。憑以測謬。兩肩至受巨釘。無數。余為之惻然。而都人士莫有過而問者。因就東巖所購舊地。及達兒所存新地。獨力鼎建。

于頌輔社之西。此舉實藉以救敗。高不暇言。微福也。

忽聞鯨海起狂瀾。碧水丹山盡改觀。坐看憧憧三閱月。消寒雅集亦闌珊。

自登派。鮫高檄到後。

合邑惶惶。深山中亦時聞剝啄聲。三閱月始稍靜。消寒集為之不終更可笑也。

居士城南心跡清。借書談藝樂將迎。何緣迫促離鄉去。秋室從今有俗聲。

門下士祝

讀書不干外事。城中知蓋書可談藝者。惟此一人。而簽商之微一到。不數日即督促登舟去。為之貽然。揚雄秋室無俗聲。李長吉句也。

大府風聞曷可當。承流太守亦堂堂。流丸自向甌臾止。但笑蚍蜉撼樹狂。浦城舉商花名始由

制軍訪聞。旋據郡守申報。省府各檄。俱有明文。乃被舉之家。橫加疑誣。竟有集矢于余者。今已泮然冰釋矣。流丸止于甌臾。流言止于智者。語出荀子。

側目驕陽作暢晴。怨咨誰復問輿情。玉清畢竟垂慈易。一灑甘霖起頌聲。驕陽兼旬。怨咨叢起。

若非甘霖驟至。恐民不聊生矣。時乙巳四月二十六日。山中病叟亦為之加一餐也。

半夜渾成喜雨詩。平明唱徧替兒詞。侯門都作沈沈夢。翻笑衰翁局外癡。拙作喜雨詩和者數

家而已。餘皆葉不出聲。

久惜蕉林繼墨林。當年惜墨並如金。翁覃溪師嘗言項墨林深蕉林皆收藏家。惜無著錄。可考。南來北至多新得。

助我烟雲一室深。近日違兒從福州至。恭兒從京師歸。皆有新得書。畫時余方輯退庵題跋。將脫稿矣。因此復有增訂。

附逢辰和韻

書畫禪兼翰墨林。不分瓦注與黃金。零縑片楮關文獻。亦費蒐羅歲月深。今春在家。榮裝

書畫數十冊。皆前明及國初時人。吾鄉先結居其大半。增入題跋者亦十之二三。

附恭辰和韻

蒼萃吾家翰墨林。相逢何敢吝揮金。雲山花草齊收拾。謹報高堂願海深。時大人方輯金

石書畫題跋。以尚少。宋人畫蹟為嫌。囑恭辰于北行之便。稍為物色。適過吳中。以重價購得題幹。未元暉。趙子固。各真蹟。以報大人喜甚。每披讀輒為浮一大白焉。

病入膏肓豈易甦。嶙峋虎角起長吁。他年若咎盧龍賣。我亦當時士大夫。英夷佔居烏石山大

興土木虎頭生角。形容家所最忌也。聞當官已與相安而我民則重足而立矣。

出塞不辭三萬里。著書須計一千年。借用近人詩句忘其姓名。可憐粵麓非屏麓。望斷蒼茫救勒天。

昨有傳林少穆已賜環入關者為之喜而不寐。實謠言也。余福州老屋在屏山之麓與少穆為比鄰者數年。

中幙猶分惜字忙。可知此事係天良。靈心慧腕雕鏤出。普作山城妙吉祥。恭兒初到

惜字之局其婦婉蕙實力襄之近復以浦俗饋遺食物必加剪紙吉語其上。所殘棄字迹滋多。因以吉事代吉語作為花樣種種並自撰代吉祥說。疏通其意分送所知各家。

附婉蕙和韻

為襄善舉不嫌忙。意美還應並法良。吉語果能成吉事。人間何處不迎祥。

深閨姑姊助清忙。剪剪輕痕手法良。猶勝雕鏤茶果巧。家門瑣事亦凝祥。鈞如壽生。婉蕙。

諸姑姊皆助余剪鏤花樣。浦城積習。最高茶泡。雕鏤果品。必以精巧相誇。其實徒費工夫。不如此之有裨于惜字也。

附代吉祥說

近日浦城有敬惜字紙之會。誠盛舉也。惟各家尚有習而不察。竟等于不敬。不惜。而不自知其非者。嘗見人家餽送食物。無論大盤小盒。其上每加紅紙一塊。或方

或圓必嵌空剪雕四字好語。如長命富貴諸事如意之類。不知此紙本係無用之物。一轉瞬即蹂躪于童婢之手。再轉瞬且淪棄于藩溷之區。其能于收物之頃。即將此紙隨手檢歸惜字篋中。以待焚化者。蓋百家不得一二人焉。一家如此積家則多。一日如此積日則多。其婚娶喜慶之家所用尤繁。則所作踐之字尤多。今欲驟令各家不用此紙。其勢有所不能不得已。思一善法以變易之。竊令各家用此之心。不過意取吉祥。別無他說。茲以吉祥之景。代吉祥之字。有何二致。因雜取吉祥善事。剪作花樣十六紙。分贈各家。務望照此剪雕。以代前此吉祥之字。以親及親。廣為傳布。此事雖小。藉可免作踐字紙之孽。當更為人家吉祥之徵。夫敬惜字紙。盡人所宜為。而士大夫尤應互相勸懲。若閨中更能隨時襄助之。庶內外同心。更無缺憾。惟自求多福者鑒之矣。

一紙遙遙互繼聲。暮年親故倍關情。鹽城更比蕪城遠。安得腰纏駕鶴輕。

楊竹園素不言詩。近

為余所托。既和余寄壽詩。又成自壽詩十首。想鹽城海濱。舍此亦無可消遣也。余頗有重遊揚州之願。而鹽城濱海益遠。為之奈何。

鄉邦文獻共關心。早惜虛糜數萬金。今日卻非當務急。壽山福海枉崇深。

按廖鈺夫。魏和齋信。

以奉大府諭令。捐列省志。此誠盛舉。而此日實非其時。憶嘉慶年間。有長沙僧寄塵者在烏石山大書壽山福海四字。磨崖實與彼時。郡城殷賑。恬熙氣象相稱。今則名

山已歸異族。鯀海正漲狂。
瀾當務之急。恐不在此也。

附復廖鈺夫尚書魏和齋山長書

日來接誦來函。諸叨綺注。承以福建通志一書。待刊已久。亟應付之。棗梨以垂久遠。仰見情深文獻。誼篤鄉邦。並傳述劉制軍鈞諭。令某與蘇鰲石先生首捐。為士夫倡。並諭應同薦紳倡始。繼及官僚。令即裁復。以便轉達大府等語。自當凜遵。惟此事本末。似大府尚未能悉其詳。前此數萬金。付之一擲。至今嘖嘖人口。衆怨未消。且通志為合省官書。必應合通省官紳之力以成之。自當由大府主持。通行各外郡縣遵辦。今轉欲薦紳倡始。官僚繼之。于名不正。于言不順。況以目下情形而論。外侮未退。嵯務方殷。他處所不敢知。即以某現居浦城而論。舉商之事未息。半載以來。死亡逃匿者。屈指可數。現在追呼日至。紳富尚皆重足而立。惴惴于心。若一波未平。一波復起。斷難冀其望風慕義。踴躍從公。某伏處山邑。有家難歸。閉戶養病。不預時局。愚昧之見。聊布區區。尚望閣下與在省同人。從長計議。或仰藉大府風聲。竟能集事。亦未可知。某必竭盡綿力。以步諸君子後塵。斷不肯置身事外也。專此復請道安。順壁侍謙。統祈朗鑒。不備。

歸田瑣記卷八終